

JUL 24 1947



展望莫斯科外長會議

座

從倫敦到巴黎

真正國際合作的到臨

英國的政治鬥爭

邱吉爾的反蘇十字軍

工黨議員給艾德禮的一封信

波蘭戰後的第一次普選

波蘭向西方推進

英國泰

半月論壇

玩火者自焚

美國國務院和軍閥

不要迷信暴力

經濟總崩潰

論美國經濟動向

美國經濟恐慌的根源

納粹死灰復燃(柏林通訊)

貝茲

德境英美佔領區經濟合作的意義

對德和約的要求

英國泰

成功湖人物剪影

主根

貝爾納斯去職裏因

業雲

美國科學家與政治

布利威

世界經濟

編者的話

行發·輯編

社版出界世由自

日六十月二年六卅

售經總局書源智

B號七十六中環維港香

國立北平圖書館

期一十第卷二



美國國務院和軍閥

當貝爾納斯還沒有辭職以前，美國國務院已不斷受着美國軍閥的影響甚至於控制。不過，貝爾納斯還是一個文人，無論如何，他總不能完全和軍閥打成一片，李海之覺得他多少有點碍手碍脚，這是難免的。

現在，馬歇爾已替貝爾納斯而坐上了國務院的寶座，他可是一個軍人，他就職後的國務院自不可和貝爾納斯辭職前的國務院同日而語，在這裏，「新政治家」和「民族」週刊會露骨地說過：「馬歇爾的被任命却會有一種危險，在戰時，美國參謀部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已經很大了，現在，在國務院有馬歇爾將軍，在日本有麥克阿瑟將軍，在莫斯科有斯密斯將軍（他們都和五種俄國的艾森豪威爾將軍極密切的合作着），美國的外交之要附屬於戰略是難免的……」而「論壇報」則更說得一針見血：「關於武裝

和訓練，美國政府曾和英國及拉丁美洲締結了龐大的技術上的協定，在這個時候，一個和聯合參謀部領袖有密切聯繫的軍人之被任命為國務卿，便在華盛頓建立了一個僅對總統個人負責（根據着美國的法律或實際情形）的最有勢力的軍事系統，來控制一切的軍事和外交。這就是說，從此國務院已和軍閥打成一片了。

有事為證：

第一，軍閥反對裁軍，國務卿馬歇爾也反對裁軍，七日，他曾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建立真正的安全也是必要的，而這種安全是要當締結和約所引起的一切重大爭執的解決辦法都為各強國所接受才能達到，在這樣的解決辦法還沒有找到以前，很難看出怎樣能實行真正裁軍，或甚至任何大量裁減軍備，我確信，美國政府將小心避免重蹈像一九二一年那樣片面裁軍和限制軍備的悲慘後果。」

第二，軍閥主張美國實行普遍軍訓，國務卿馬歇爾也有這同樣的主張，他也曾說過：「如果美國要有充份的軍事力量作為外交政策的後盾，則普遍軍訓的計劃實在是必要的。」

請聽一聽！這是什麼口吻！正由於國務院已和軍閥打成一片，難怪國務卿馬歇爾又一方面聲明美國海軍陸戰隊一等到美方自調處執行部撤去時即撤離中國，一方面表面示在青島「基地」還要留駐一部份美軍。這說明了什麼呢？這說

明了軍閥掌握下的美國外交政策今後對東方是會同對西方一樣的要繼續右傾，繼續趨於反動。（詳）

玩火者自焚

羅馬帝國暴虐的尼祿王引火自焚的前一刻，還揮着聖琴，但並無補於他的毀滅的命運，而益顯得他的荒唐。

這樣的火已經在中國各方面熊熊地燒起來了！而「政府改組」雖說定期於三月十五日以前完成，這一齣自彈自唱的獨脚戲，正如尼祿王的聖琴彈奏一樣備是死亡的點綴。雖然甘作妾婦的青年，民社兩派不能免於以身殉主，但中國人民却毫不感興趣，而且為之齒冷。

首先，內戰之火已燒紅了蘇皖，魯南和整個華北。政府這回在魯南押下了巨注，可以說是一種「救死的攻勢」，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在華北一部美軍撤退之前，企圖打通津浦膠濟路，穩住行將全丟的半壁江山；二是企圖「殲滅」陳毅和劉伯承的主力，或造成第二個張家口之「捷」，以一批聲勢，而挽回殆已全墮的威望；人心盡失到了乘叛親離的局面而給冷清清的「政府改組」獨脚戲添點排場。然而，從一月十日攻涿陽起到現在，足足一個月，這一軍事賭博之吃癩，殆已無可避免，不特所下的注——兵力——乾得很快，即象城池作棋子的論，兩相比對，也是賠的多而贏的少。由一月到今天，中央軍在蘇北魯

南佔領的縣城只有沐陽，鹽池，五縣等處，萊蕪，新泰幾個，但蘇魯皖豫冀區的劉伯承和陳毅所部却拿了蘇魯兩省縣城等二十多個城市。從目前的形勢來看，臨沂即使攻下，陳毅的主力亦撲捉不到，而徐州所受側翼的威脅未減，像張家口之役那樣的結果能否得到，還是問題。至於進攻延安或在東北重新發動攻勢的企圖，更是心餘力絀。

軍事的「勝利」既渺不可求，而經濟上的崩潰却已在眼前。堅持內戰，獨裁的政權和官僚資本所造成的幣災，像烈風地震一樣使連一座「火燒的房子」陷於土崩瓦解的地步。任何妙想天開的措施，不能類於杯水車薪，而且有如抱薪救火。為救燃眉之禍而急不暇擇的出口津貼辦法，正如玩火一樣，反招來「唯一友邦」的經濟原子彈——對受津貼的輸美中國貨加徵同額的入口稅——連僅餘的一點威信也失掉了。

軍事賭博的結果，愈趨愈深，財政經濟上的倒行逆施，使可以拿來下注的老本也弄乾了。面對着這種危局，甚至上海工商界人士也議論暴動的可能性，並廣泛表示對於革命的危機，「願意看見國共妥協和組織聯合政府」（美聯社上海二月八日電）。

不錯，美國的軍事和財政援助的繼續，還可以使現政權續命一些時，但是，紐約先驅論壇報最近會說過：「援助一個根本上令到援助者虧老本的政權是沒有意義的」，

美國當局爲着帝國主義的目的而常打算盤不精，把賭注押在劣馬頭上，但先驅論壇報這句話，美國政府的一部分人士終不能不予考慮的。不過，我們不能把希望寄托於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上頭。大火已冲天了，我們是火燒的房子，真正主人，只有自救，讓我們合力先把火路拆清，趕緊把火撲滅吧！

(穆)

不要迷信暴力

本月七日和九日，重慶、上海又連續發生暴行，暴徒們破壞集會的羣衆及學生。在重慶的學生集會，是抗議美軍在華暴行；在上海的羣衆集會，是公司職員和工廠工人提倡國貨，抵制美貨。

對於這樣的集會和這樣的羣衆，祇要是一個中國人，就無論站在那一種立場都不能不承認，這是愛國的人民和愛國的行動。然而這種個集會，竟遭到暴徒們的破壞，就可見現在連愛國自救的自由都不許存在了！

提倡國貨，抵制外貨，抗議外兵暴行都遭到這樣的暴力摧殘，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沒有過的事實。北洋軍閥統治的時代，學生們反日，學生們抵制日貨，反對日本強盜的侵略，是自由的合法的，連最專制的袁世凱，最粗野的張宗昌都不敢公開來摧殘這種愛國運動，然而現在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之下，口稱要遷政於民實施民主憲政的國民

政府治下，却公然發生這種破壞愛國運動的暴行，公然有敢於出來作這種破壞，而且重慶和上海竟這樣不約而同，這不是官方在命令操縱指使和庇護是什麼？這和重慶轉場口槍白黨暴行是由官方黨方所指使，有什麼差別呢？

一年來政府當局有多少不合法的胡作亂爲，貪污通全國，苛索無窮期，人民痛苦已極，但是報紙上連一個字都不准發表，更不要說人民起而反對；政府的統制如此嚴密，而現在居然有人出來作這種破壞愛國運動的暴行，可見這批暴徒完全是由官方在支持指派的，否則決不可能有此大膽。

然則政府所反對是什麼呢？這是多麼使人驚奇悲憤啊！學生和人民抗議美軍的暴行，官方派人出來破壞；學生和人民提倡國貨，抵制那使中國工商業破產的美貨，官方也派人出來破壞，總之一句話：人民一切的愛國行動，政府都反對，都要破壞。這算是什麼樣的政府呢？是中國人的政府，還是美帝國主義派來的政府呢？

在政府的官員黨員們想來，也許以爲明的禁止不行，暗的暴行可以阻止人民的一切愛國運動，勸說既無詞可託，那就來一場打吧。但是，公開的禁阻壓迫，尚且不可能阻止人民的愛國情緒，難道像這樣派幾個特務暴徒出之以打，就能够把愛國運動壓制下去嗎？假如像這樣幾個特務暴徒，就可以把人民的愛國運動破壞乾淨，就

可以安定天下，由你們賣國變權，把中國拱手送給美帝國主義作殖民地，那麼，日本的東條就不會倒，德國的希特勒就不會敗，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就不會亡，因爲他們的特務比你們的組織得嚴密，他們的暴徒比你們的更兇殘更兇猛，官老爺也好，黨老爺也好，如果迷信暴力，至死不悟，那就股孽不盡，总有一天要像德意日法西斯一樣，給愛國人民食肉瘦皮！

(濤)

經濟總崩潰

從最近國內金融的劇烈波動看，我國經濟的崩潰，是愈來愈近了。在最近這十天內（二月一日到十日）上海美鈔從七千六百元漲至一萬三千五百元，漲了五千九百元，港幣從一四一〇元漲至三〇〇〇元，漲了一千五百九十元，黃金從三九八，〇〇〇元，漲至七〇〇，〇〇〇元，漲了三十萬〇二千元，在香港市場上，國幣市價從六元九毫（每萬元計）跌至四元九毫（現價），期貨從五元八毫跌至三元七毫七五，這雖極大的變化，是空前未有的！——但絕不是絕後的。

爲什麼國幣慘跌如此迅速呢？主要原因，不外下面數端：（一）魯南大戰師老無功，美退出國人地位，美軍傳將撤退，人心大去！（二）大綱國金發行之後，加上出口補匯津貼百分之百，使國幣的外匯貶值。（三）舊曆年已過，華僑匯款減少，國幣失去了一個有力的支持，國內黃金外幣狂漲之後，備用走黑市匯香港轉匯返國者更多，同時，國內逃港資金更爲擁擠，這幾點，都是加速國幣破產的主要原因。

國幣的空前慘跌，正說明了下面幾件事情：第一國民黨不走和平民主的路，而走戰爭獨裁的路，是自取覆滅的政策；第二，國民黨的擴大內戰，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繼續打下去是不可能的；第三，在國幣大跌之下，備用必不繼，政行銀行倒閉，國內逃港資金亦劇增。其他壞的現象也隨着發生，這一切，又必加速國幣的狂跌。

很明顯的，在國幣大崩潰之下，國內物價勢必飛漲，工商業倒風必然加劇，人民更不能活下去，這就是說，內戰與獨裁政策的把持者，已面臨被全國人民清算的時候了。國民黨當局要自動改弦易轍嗎？還是等待人民的清算呢？

(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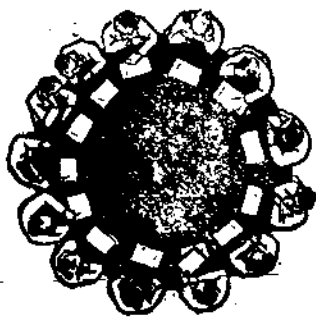
展望莫斯科外長會議

·座談記錄·

時間：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

出席者：

馬克思 薩多 李伯均 子富均



張鐵生

懷明 張鐵生

張鐵生：新年以來我們還沒有聚在一起談談國際問題的機會，而國際間的變化却一天多起來，四國外長會議現在也不過一個多月，今天自由世界社特地請諸位到此地來談談，希望就莫斯科外長會議前的國際形勢，大家交換一點意見，其他有關的問題也可以順便談談，請各位不吝指教。

馬：現在離莫斯科外長會議還有一個多月，明確的情勢還不能清楚的看出。但有一點我覺得美國在未來的會議中，它的地位恐怕比在去年的巴黎和會和前兩次外長會議中要孤立一點。雖然美國絕不會自願作比較大的讓步，共和黨還是抓得很緊，馬歇爾會表示充分與國會合作，他大體上還是執行兩黨外交政策。但在目前的情勢下，美國如要堅持他的強硬政策，勢必遭遇相當的困難。蘇聯大的原則是不會變的，但小的讓步還是可能的，這在安理會討論裁軍問題上已可看出。蘇聯接受了法國折衷的意見，倒使美國進退兩難。法國外長雖然還是皮杜爾，但政府構成顯然已與以前不同，這次外長會議以討論德奧問題為主，法國的利益與蘇聯較為接近，所以我們可以相信法國可能與蘇聯站得近一點。以英國來說，英國對蘇聯接近，雖然到目前為止還是作為一種姿態的成份較多，作給美國看，作給工黨叛徒看，作給不滿貝文外交的英國人民看，但從這裏也可以看出英美矛盾逐漸加深。英國的經濟情形已困難到很嚴重的地步，他要挽救經濟危機，但美國的借款不能幫他的忙。美國的借款附有條件，要取消帝國特權制，這不僅解除了英國的經濟武裝。美國的經濟危機需要新的戰爭來解救，而英國

則恰恰與此相反，英國要解除經濟恐慌，需要和平和安定，過去追隨美國對蘇聯取強硬政策，但英國人力缺乏，經常維持一百五十萬的常備軍大大的影響到工業生產，所以站在英國的立場，不論主觀上願意與否，都要多多少少改變他的政策。雖然如此，我們還不能天真的樂觀，以為工黨政府會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不過在人民的壓力和當前的內外情勢壓迫之下，不得不作相當的改變罷了。今天報紙工黨領袖都訓令工黨黨員不要支持邱吉爾最近在倫敦發動的「歐洲聯邦」運動，這是取信蘇聯的表示，因為蘇聯的報紙日來正在攻擊此事。這意味著工黨第一次公開反對邱吉爾的反蘇路線。由於上述種種現象，我們可以看出，在未來的外長會議上，英美已不能像過去一樣，弄得那麼緊，法國可能更接近蘇聯一點，所以美國相對的孤立。

馬：要了解美國在三月莫斯科會議時所持的態度，貝爾納斯去職馬歇爾就任國務卿後美國的輿論可供我們參考。

薩：索士在新共和雜誌上發表了一封致馬歇爾國務卿的公開信，指出在第二次大戰中受到重大犧牲國家內的男男女女都想改變舊秩序，因為它給他們帶來了貧窮災難和戰爭。在這種狂潮中，美國的外交政策竟是一個靜止的，守勢的，對各個問題，不論的港、波蘭、伊爾、中國，都喊着「是」，這種守勢的外交政策是把舊秩序的領導權讓給了蘇聯，把歐洲成千成萬的工農的忠心讓給了蘇聯，而所得到的盟友則是失掉了自己人民信任的一些疲憊人物——例如馬氏認為變化反動的那些中國人——這可以說是想要求馬氏對美國的現行外交政策

作一極大的改變。

在中國問題上，和白修德同著「中國的暴風雨」一書的女作家賈安娜，在一月十二日下午報上對馬歇爾的對華聲明作了一次逐段的註，指出來馬氏所沒說的只是美國的援助助長了中國的內戰這一事實。只要外國的援助停止，中國的和平即可到來。——這是來自美國進步方面的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呼聲。

至於反動方面來的呼聲，可以一月十一日范登堡在克利富蘭的演說為代表。他主張美國放棄要中國共產黨參加聯合政府的努力，這反對前任國務卿貝爾納斯的不肯立即召開泛美會議，商訂東半球的永久防衛協定，因為阿根廷不肯放棄「納粹」的影響」的決定，他說這種作法傷害了美國的善鄰政策。此外范還有極強烈的反核表示。在這些問題上，馬歇爾的意見如何？是今日美國乃至全世界人民關切着的問題。

此外據巴的摩太陽報華盛頓記者斐力浦·蒲特爾的報導，馬歇爾就新職後不日而對外交上的各種難題，還有許多內部組織的頭疼問題。美國國務院合併了六個左右的戰時機關，美國戰後地位驟然抬高，也加重了國務院的負擔。而人員都是保守性的舊人，實在應付不了這新局面。於是能幹的忙的要死，笨起辭職。美國在各國的使領館都喊窮人手不夠，還有駐外人員所至之處，都感房荒，收入少，不能應付，也是使他們辭職的主因，有人估計要把國務院這些頭疼問題解決大約需時十年，需款一千五百萬美金。但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卅日國務院的預算算四四，七七二，〇三九美元，到一九四七年度杜魯門所要求的預算比之去年反減了一，〇五七，〇三九元，當然更陷國務院於困境。

所以在這內外夾攻的環境中，馬歇爾的新職實在是一個很棘手的崗位。不過馬歇爾在今天各方面還有人望，這也是杜魯門所以找他任國務卿的緣由。

美國國會現在已在共和黨的控制下，馬歇爾的外交政策既不放棄兩黨同意的原則，那他的政策自然是不會好的，不過世界的大勢使美國沒有可能任性走反動的道路，美國的經濟恐慌已不再是預言，帝國主義野心家要挑起三次世界大戰，其可能性非常之低，美國人民不會同意立即再打一次世界戰爭，所以馬歇爾的道路，將是在國內的反動勢力和國際的要求和平勢力中的一條狹路，而這條路事實上本是有。馬歇爾任國務卿後一直沒有出聲，可以說明他的處境是如何困

難。所以現在要判斷美國在三月裏的莫斯科會議中將採取某些具體的態度，現在也許還太早一點，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英法美蘇關係的發展，都可以影響美國的政策。不過美國在外交政策上的主要傾向現在却已看得出來，那就是轉向好的方面的可能性並不大！

其次：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德國和日本和約問題，中國問題未正式列入議程時不見得會正式提出討論。現在離莫斯科外長會議還有一個月，在這個期間，有幾個因素，對四國外長會議是有作用的：第一，要看四國外長助手會對德奧和約起草工作達到的程度，第二以英國來說，英國的態度究竟怎樣，要看二月十五日工黨大會中對外交政策的決策。工黨首相鄧下台工黨黨員不要支持邱吉爾的「歐洲聯邦」活動，這會稍為緩和一下國內人民對貝文外交政策的反對。工黨會議對貝文外交政策將會有很大的影響。至於美國，兩黨外交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民主黨未見得完全執行共和黨的政策，而在作法上毫無差別。馬上在國會引起一場辯論，是馬歇爾所要避的。目前到三月，恐怕還是應付得過去為主，避免刺激，而益陷孤立。第三要看安理會對裁軍問題能達到怎樣的協議。現在蘇聯已同意以法國的計劃作為討論的基礎，將來在德國問題上，蘇法還要接近。在日本問題上，蘇聯也可能得到法國和英國的一致。從問題的發展上看，莫斯科外長會議是會比較融洽的。說到中國問題，在這次會議上不會直接和正面的提出，即使談到，也不會對中國問題有決定性的結果，我們記得上次莫斯科三外長會議對中國問題雖然有很好的決議，但終於沒有扭轉中國的大局。但這次會議如果談到中國問題，能有協議，無論如何對於中國的民主運動是有利的。但還有利的程度，首先要看中國國內形勢怎樣發展。要看整個軍事形勢和民主運動的發展來決定。

思：這次莫斯科會議范登堡和康納利作罷不去，用意怎樣？

余伯約：卓芸先生的意見我非常同意。從種種迹象上看，有這麼一種趨勢，就是經過了去年以美國為領導的反蘇浪潮以後，國際間的局勢已漸漸開始。這次莫斯科會議至少不至於像前年九月倫敦三外長會議一樣，那時候是美英法中四國聯合起來對付蘇聯，至少也不至於像去年在巴黎的三外長會議了，那時候貝文還緊跟在貝爾納斯後面。今天的情勢發展，法國決不會聯美反蘇，英國經過了一年來的教訓，也不可能追隨美國的態度，所以，這次在莫斯科，「三對一」的情勢已經不可能了。英國今天最大的問題是經濟問題，在空前的經濟危機和

國內種種困難之前，英國無論如何不可能給美國去當反蘇的先鋒了，加之，這次討論的問題本身跟前次外長會議不同了，對於德國和約，英國和法國決不可能跟美國走。因為只有德奧問題能有完滿解決，英國才可以有一百五十萬士兵復員，這樣才能解決本國的工業，糧食，生產，貿易等問題。在未來的會議中，不但不能英美法聯合起來以三對一應付蘇聯，甚至可能反轉過來，蘇英法以三對一應付美國。假如談到日本問題，那麼美國更是棄之的，因此未來的莫斯科外長會議前途是比較光明的。在此，我以為范登堡和康納利的不願和馬歇爾一起出席莫斯科會議，可能也是由於他們看出這種形勢。同時范登堡是打算留在國內動員輿論來牽制馬歇爾和杜魯門。

目前情勢的形成，經濟情形是決定的因素，正如瓦爾加所說，美國經濟恐慌大約在一九四八年前後到來，因此在這時期，美國對外挑戰是不可能的。英國目前經濟恐慌的嚴重性，遠超出我們之所想像。在英美強大的資本主義陣營中，經濟恐慌的到來，將大大有利於世界民主運動的發展。

中國問題在這次會議中當然不是主要的問題，如果德奧問題未能獲得協議，也許不會被正式提出，最多也不過和一九四五年冬天一樣的發表一個希望性的宣言而在此即使有一個對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出來，我們相信蔣介石也早已預備好對策，就是置之不理。如果中國問題被提到聯合國大會，他還可以運用否決權。自然，這些「對策」，也不過是用以壯壯他部下的胆吧了。

千家駒：我也認為這次會議前途不至十分黯淡。中國問題固然不是這次會議的主題，但如果歐洲問題能獲得圓滿結果，中國問題也可得到諒解，否則可能根本不出來討論，這兩個問題是有密切連帶關係的。最近中東軍大規模進攻山東解放區，政府方面是不是想在外長會議前打出個結果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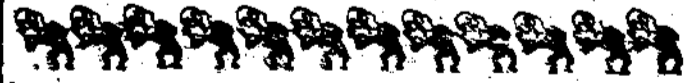
余伯約：這次攻勢主要為了改組政府。打給民社兩黨和美國看的。

沈志遠：眼前談國際問題是比較困難一點，因為許多方面正在演變中，會演變得怎樣，一時尚難斷言。譬如談到美國的國際政策，馬歇爾代替了貝爾納斯以後，美國的基本政策大概不會改變，方式上是有可能有改變的，但是怎樣改變？所達到什麼程度？它將採取什麼態度來應付

當前一切重大的國際問題？這都不是我們所能立即予以具體明確的答復的。再如從前我們一般認為當前最大的矛盾是以蘇聯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和美國為領導的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這種現象，去年十月以前，確是發展到十分尖銳，但現在的情形又有不同了。事實上過份強調美蘇矛盾是不對的，我們的着眼點似乎應當集中到英美矛盾上來了。不成問題的，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英美矛盾一直是資本主義世界內部最大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經過了這次大戰，內部的困難和矛盾愈來愈深，愈來愈尖銳了。戰爭、恐慌、革命這三個環子連結在一起，是資本主義國家最頭痛的事。英美矛盾目前主要表示在經濟問題上，但無疑要逐漸發展為政治問題。所以儘管目前在政治和軍事上英美還是聯在一起，形成所謂英美集團，但是隨着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深入和嚴重化，經濟危機的日益接近，美國擴張政策的發展，英美經濟上的矛盾必然會促成英美政治上的對立。這對於世界新民主運動的發展是有利的。

千家駒：英美一般經濟學家一致認為美國經濟恐慌是無可避免的。但有的說恐慌現在已經開始，有的却說要等一九四八年才會到來。他們的看法雖然不同，但認為恐慌無可避免却是一致的。美國在戰爭期中，生產力空前提高，但人民購買力並沒有提高，據統計，去年前十個月各階層人民的收入，比之一九四五年工人減低了百分之十，資本家收入却增高百分之十三至十四，嚴重百分之六十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裏，資本的積聚和集中是空前的。在戰時期中民主黨的「新政」，把

美國民意測驗問題：關於美蘇之間發生着什麼事情，你以為，政府告訴我們的已經够了，抑或應該告訴我們更多些呢？



認為應該告訴我們更多些的 60 %

認為告訴我們的已够了的 29 %

不置可否的 11 %

國內危機緩和了一下，現在種種有利勞工階級的法案相繼取消，內閣矛盾將一發不可收拾。去年瓦爾加會指出，美國去年五月至九月股票狂跌，根據過去的經驗，股票行情跌落在往開始於經濟恐慌暴發之前十二個月至十八個月，故今年秋冬到明年春天之間恐慌就要到臨。這日子現在恐怕是不遠了。

沈志遠：去年政協舉行的時候，大家都相信美國對華政策真正是要促進和平民主的，因為美國必須造成一個和平安定的中國，才能發展對華投資和貿易，這應該是有利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可是一年來的事實證明這種看法與事實不符，一年來美國援助國民黨政府的物資和借款達四十萬萬美元，這筆錢現在幾乎是本利無歸。如果美國把這筆錢援助投資於中國工業，那麼收益會是很大的。現在英美矛盾一天天擴大，美國內部恐慌亦日甚一日，以後他是否還能像以前那樣投資，是否可能在一九四七年把中國內戰的局面緩和下來，造成和平的局面把中國市場恢復起來？這些似乎都是問題。在我看來，美國帝國主義去年在中國撒了一大堆「爛污」，這堆「爛污」把中國弄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今後再要回過頭來促成中國的和平民主，帝國主義的美國恐怕是無能為力的了，因為美國帝國主義所能造成的局面，只能是馬歇爾國策所明中所希望的那一套，而那一套正是與真正的和平民主完全背道而馳的。

賈：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接着就有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威脅，除了社會主義的蘇聯不受這個恐慌的威脅以外，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難倖免。英國不消說早已在力求自保，美國呢，它戰後的政策目標是踏入歐洲和中東遠東太平洋各地，建立世界基地網，以謀獨霸世界。但結果如何呢？對於它的經濟恐慌有沒有幫助呢？替他來算算賬，實在得不償失，甚至有加速恐慌的可能。例如歐洲，東歐是固不到多少利益的，西歐是破碎不堪，需要資本錢的，太平洋方面，日本固然給他所掌握，但僅僅掌握日本，不能解決問題，何況佔日本，目前未必是賺錢生意。說到中國，現在已被他弄得一團糟。戰後美國經濟上的收穫既然是這樣一團爛賬，對於行將到來的經濟恐慌，如何辦呢？過去一年美國採取對蘇強硬政策，現在繼續強硬下去，眼見事實上已不可能了。史大林告訴小羅斯福說，美蘇戰爭事實上並不存在。而美蘇兩國經濟上的利益並無衝突，那麼，美國如果不是傻瓜，就不能不考慮考慮這個問題。過去共和黨逼迫着民主黨對蘇強硬，這次民主黨拿

出馬歇爾來，一面是要取得共和黨的好感，另一方面也去費不是用來盡善共和黨。共和黨呢，這幾天好像氣喘也沒有以前那麼盛了。看看國際局勢的推移，美國走向了孤立的地位，再看看國內人民的反對，經濟恐慌的迫近，共和黨的頑固份子，當也有自知之明。究竟怎樣辦，恐怕共和黨也考慮一下。從這一點來看，在未來的莫斯科會議中，美國的態度，多少會有一點改變吧。至少它的做法要有些兩樣吧！

張鐵生：剛才諸位發表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有請莫斯科外長會議的各方面的問題都談到了，現在時間已經不早，而且恩惠先生和余伯約先生的問題有要緊走，我想根據各位所說的話作一個簡單的總結。今天談到問題，大約可以歸納為兩點，一是莫斯科外長會議的國際形勢，特別是英美和英蘇關係的可能的演變。關於這一點，大家一致指出，英美矛盾的加深，對未來的莫斯科外長會議，將有重大的影響，英美兩國的經濟危機，大大加深了兩國的矛盾，以前暗地裏鬥爭，現在却公開喊起來了，例如這次英國與阿爾及爾訂了商約，美國就會指責此舉違反英美貸款協定，又如美國要求英國取消帝國特惠制，英國則反指責美國同時只有特惠制存在，凡此種種現象，都足以顯示英美之關係，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亦步亦趨的站在一起了。英國經濟上所遭遇的困難，遠較一般人所想像的為嚴重，由於人力的空前缺乏加之去冬以來空前嚴重的煤荒，一部份工業生產已陷於停頓。眼看美國經濟恐慌又一天天的迫近，為着避免給他一齊拖到蕭條的深淵裏去，英國不得不力求自保，而漸漸的把眼光轉移到歐洲，轉移利蘇聯這方面來。再則蘇聯的和平外交政策一再顯出英蘇並無基本的利害衝突，而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德奧和約問題，英國為自己的利益打算，不可不與蘇聯美國的馬首是瞻，從這裏可看出這次外長，可能有利當的成就。美國在這次會議中地位比較孤立，同時英國極力拉攏法國，結成同盟，但法國也還有他的打算。第二點說到中國問題，中國問題在這次會議裏可能被提出來討論，但希望對中國內部問題發生決定性的影響是不會的。雖說這次會議對中國問題的看法能一致，對中國當前和平民主運動會有有利的影響，但中國問題主要還是靠中國本身來解決，這一點是我們應該緊緊把握住的。

我不想畫蛇添足，只是把各位的意見簡單的重複一下。最後我要代表自由世界社謝辭。

從倫敦到巴黎

張鐵生



英國外相貝文的外交政策常受兩種影響：一種影響來自國內，那是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給他的；一種影響來自國外，那是美國前國務卿貝爾納斯給他的。而這兩種影響却有一個共同點：叫英國投入美國的懷抱。

儘管「論壇報」替英國政府劃清場面說：「脫工黨政府的任何人員都希望英國在外交上做美國的「工具」，「這是顯赫的不公」，但牠跟着却又坦

白的承認：「我們已從美國借到了一筆鉅款；……我們的輸入有一半是來自美國；我們是以共同的模型而使我們的武器和軍調標準化；我們救濟我們人口太多的德國佔領區要靠美國的支持。」因此，牠以為現在英美之間已經有了許多最密切的關係。這就好像說，英國已經投入了美國的懷抱。

英國投入美國的懷抱，貝文實行了邱吉爾的主張，滿足了貝爾納斯的願望，邱吉爾和貝爾納斯都會對貝文喝過米。

二

然而，在事實上，美國大資本家不但反對社會主義，反對企業國有，反對新民主主義，反對大部分歐洲的不可避免的左傾，同時還以英國投入美國的懷抱，以英美集團的形成而控制英國。怎樣控制呢？「論壇報」又會這樣告訴我們：「關係既在發展着，因此，在德國或中東，或有關英國國際貿易形式的地方，英國政府就僅能照美國所同意的程度來採取政治行動。」試想一想，如果英國政府「僅能照美國所同意的程度來採取政治行動」，那英國不是多少等於美國的一個附屬國了嗎？

所以，爲着英國的地位打算，爲英國的利益打算，她只有不再仰

望美國大資本家的顏色，不再使她的政策跟着美國跑，而採取一種獨立的政策，才可以避免成爲美國的一個附屬國。這就是英國進步份子的意見，也就是英國人民的意見。並且這樣的意見還在英國工黨裏反映出來，而所謂工黨的「叛徒」就是工黨裏的貝文派，他們一齊把臉頭轉向貝文階級，要求他改變外交政策。在這裏，「新時代」雜誌正說得一針見血：「工黨議員的主要口號是，不要美國保護英國，他們的反抗，便是英國黨業因艾德禮和貝文的外交政策而日漸恐慌的重大表徵，艾德禮和貝文的外交政策就在使英國變成美國帝國主義在歐洲的前哨。……」

三

不過，工黨「叛徒」的鎗頭固然一齊轉向貝文，可於他們中間的區別依然是有的，而其區別的指標不但要看他們對美的態度，同時還要看他們對蘇的態度。爲便於說明起見，他們可以分爲兩部份，一部份是趨於極端的，一部份是比較溫和的。如果再精確一點說：他們又可以分爲五部份，即：

(一)極左的一派，大約有六個人，這些所謂激頭激尾的「同路人」並不怕引起工黨的不和；

(二)其次就是被稱爲東方派的齊利阿庫斯和他的朋友，他主張英國和蘇聯完全合作；

(三)克羅斯曼和他的朋友則屬於第三派，他們的特點是反美；(四)第四派有賴威，他希望英國領導一個顯著的社會民主集團，既不要蘇聯，也不要美國；

(五)第五派有伏特和利女士，他們都是批評蘇聯的。

這五派的「叛徒」雖然還沒有形成一種有組織的運動，也沒有被人公認的領袖，而且他們的政策和戰略也不是固定的，不過他們由於不滿和不安所表現的一種力量却已發生了值得注意的影響。

自十月底工黨議員高爾特等二十二二人寫給艾德禮的批評貝文外交

政策的一封信，到十一月裏工黨議員羅斯曼等七十餘人的出而公開反對，顯出了「叛徒」怎樣反對英國投入美國的懷抱，怎樣反對英國跟緊美國去反對蘇聯，甚至捲入一個進攻蘇聯的戰爭。他們認為英國既不應單單同美國站在一起，也不應單單同蘇聯站在一起，而應站在獨立地位，同美蘇合作起來，這樣，則英國不但會變成美國在歐洲海岸外的一隻航空母艦（克羅斯曼的話），而且還會由一個軟弱的國家變成一個強大的國家。在英國國會舉行信任投票以後，工黨「叛徒」的抗議固已因此而受了打擊，可是一百多個工黨議員在投票時的棄權，却又引起了貝文和艾德禮的焦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更引起貝文和艾德禮的焦慮的乃是工黨斯派爾松支部反對貝文外交政策的宣言。這個支部認為在東方實行帝國主義擴張政策的英國，實在是一個極易於使世界發生大戰的國家，而目前英國和美國密切合作的政策，只有鼓勵美國更從事於侵略，他們的宣言會這樣露骨地說：「邱吉爾綏靖美國帝國主義以及反蘇，反解放運動的政策，不但在繼續着，而且在發展着，英美的合作已使聯合國機構成了一個對抗蘇聯在國際政治上地位的政治武器」，英國惟有改用一種「在經濟及政治上同蘇聯真正合作」的政策，才可以使大戰避免。由於斯派爾松的宣言之會廣傳於工黨各支部，各議員，各職工會，以及宣言的內容之足以代表若干黨員及若干職工會的意見而顯出反抗運動的深入，老實說，牠比克羅斯曼在下議院裏的抗議更震動了工黨的總部。

不管貝文怎樣企圖辯護「這種日益失去人心的政策」，斯派爾松支部發言人葛騰斯的幾句話：「目前工黨的領導，大部分在進行一種反蘇的外交政策，而使英國處於一種殖民地般依賴美國的地位，但是，要領導英國人民去反蘇，工黨的領袖會覺得這是完全不可能，他們愈努力這樹幹，則他們離開人民就愈遠，英國人民正認識反蘇的意義便是戰爭」，却可以說明今後英國在外交上的趨向。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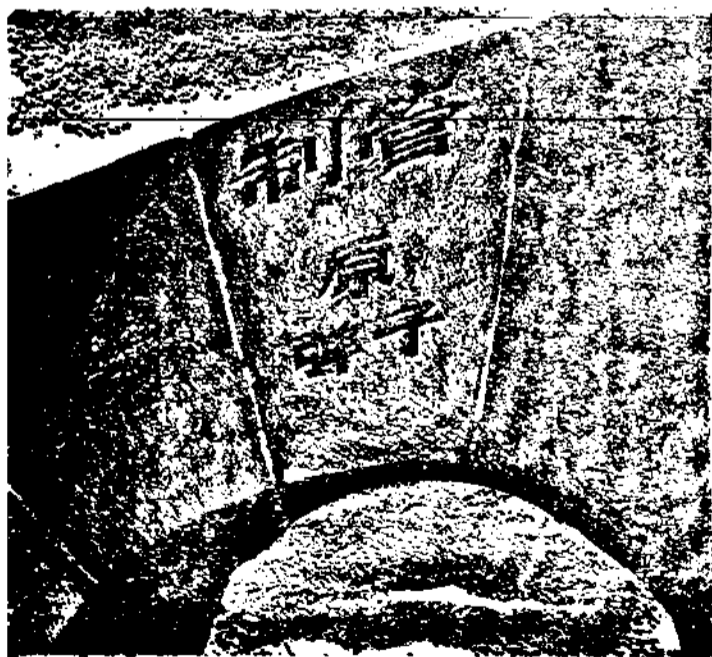
最後，我們還要提一下的是，英國在外交上是不是採取一種獨立的政策，這不獨要看她對蘇聯的態度，同是要看她對法的態度，「新政治家和民族」週刊說：英法的諒解一定是英國獨立政策的基礎，

這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但是，談到英法的諒解，却也需要一種基礎，這就是說，英國如要法國諒解或締結一種同盟條約，那她也需要改變親美反蘇的外交政策，其理由不僅僅如「論壇報」所說：「對於法國工人階級共產黨和社會黨的實在忠實，美國以同蘇聯可能衝突的代價而替資本主義維持歐洲安全的誇大企圖，任何法國政府都不能同意」，而且還如克羅斯曼所說：「任何法國政治家，不管他的黨派是什麼——可能除去蘇聯及新法西斯份子——都一定拒絕同英國發生任何含有反蘇態度的關係」。為什麼？因為：（一）法國會和蘇聯締結過一種同盟條約，她自然不願以成立英法同盟而加入一個反蘇的英美集團，否則她就不免要再度作戰的危險，（二）一個反蘇的英美集團，會扶助德國而使得她強大起來成爲歐洲反蘇的中心和前哨，可是德國的強大又會威脅到法國的安全，——這也是法國所願慮的。所以，英法諒解或締結一種同盟條約的基礎，就在於英國改變親美反蘇的外交政策，換句話說，也就在於她改「用一種在經濟及政治上同蘇聯真正合作」的政策。

知乎此，就可以明白目前法共爲什麼反對法國在解決德國問題前同英國締結同盟條約的癥結：知乎此，也就可知以明白英國怎樣才能同法國締結這個條約的關鍵。

二月八日



和平的基石

真正國際合作的到來

威爾納



一九四六年曾經澄清了國際政治的氣氛。在一九四七年裏，將以有戰爭的熱病，將少些在暗中摸索，和少些腳踏不寧。

在一九四七年裏，會發生像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間的伊期危機和巴黎和會的難以打破的僵局那樣的危機。

在一九四七年裏，人們將以更現實和更冷靜的態度來處理國際問題。同時，如果一九四七年不可能終止恐懼，至少也會把它們減輕。

許多遠大的國際工作已編排在一九四七年進行，因為各強國的世界衝突已經不存在了。在一九四七年，人們已經證明：儘管有着一切緊張的局面，但無論蘇聯或美國都沒有獨霸世界的企圖。這一點已為華盛頓和莫斯科所認識了。而在一九四六年所獲得的這一認識，將成爲來年和平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

在一九四六年，英美兩國對東歐的干涉失敗了，而在中東和中國方面，蘇聯的政策是穩了步，沒有那一個國家能夠逾越一個有限目標的政策而行的。

一九四六年（一開始就頗爲舒緩喧嚷）曾教訓了我們：國際的協調是可能的；一九

四七年將爲戰後世界有組織的國際合作的第一年。人們在這過去的一年用來檢討國際政策的血紅而黑的限鏡，從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起，應該丟掉了。

一九四七年的國際政治將集中在兩個問題上：

(一) 裁軍，特別是關於原子武器的裁軍問題。

(二) 德國的處置問題。

在一九四七年，裁軍的機會是有利的，因爲政治的打算和道義上的壓力，將有助於裁軍，並將同時並進。集體毀滅的超級武器是太可怕，太明顯了。在今天，裁軍的工作，甚至不能限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的無力的裁軍行動相比。利害關係也要得多。今天裁軍的意義，就是國際管制全部的現代工藝。這就使得這一任務在技術上更爲複雜，但在政治上更爲迫切。那天，在一九四七年，如果在政治上決定了要避免軍備競爭，也就够了；至於合法的形式和技術上的程度，則以後可以決定。

我預期，在一九四七年，「裁軍」這個字是那麼流行，並具有那麼大的力量，以致將使政治家們驚愕；一九四七年可能證明：在原子時代，裁軍的要求將越出外交辭論的範圍。在這個問題上，民意將成爲一九四七年初期的頭等重要政治因素。

德國問題的解決是不可避免的。在蘇聯

方面也好，在英國方面也好，對於德國問題的協調是迫切的，因爲德國必須由德國人自己來建設。因此，德國問題，將於一九四七年決定。舉凡解決德國問題，必須有遠大的經濟和政治的計劃。問題就在於：誰管治德國，和怎樣管治。這已不再是清算戰爭或消滅德國軍國主義的問題。這是應該怎樣組織中歐的問題，這答案必須在一九四十年獲得。

在一九四七年，以武力來修正問題的事，不會在歐洲發生，也不會在中東發生。聯合國將執行常設和解部（安全理事會）和作用有限的國際議會（聯合國大會）的職務。各殖民帝國將繼續衰落，印度將以一個獨立的大國姿態而出現。

兩個危險點可能於一九四七年出現。一個就是中國，這個國家可能發生長期內戰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國的全面內戰可以引起美蘇兩國出人意料的反響，第二個危險可能是在解決原子問題時所發生的危機，即使是在裁軍問題獲得一般的協議之後，這危機亦可能繼續下去。但我不相信解決原子問題的僵局會長此下去而無法打破。

預料美國的和平時期的經濟可能不致因一九四七年的國際政治而發生危險。國際局面的動盪可能不致擾亂甚至損害美國的經濟。一九四七年的世界，如能更加和平，將有利於美國的復興，相反，如果美國物價暴跌，和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失敗，則對世界的經濟，將有壞的影響。

（李仲才譯，原載一九四六年

十二月廿九日紐約下午報）

英國的政治鬥爭

杜德 作



達到新年照慣例是要把到來的一年的情勢檢討一番的。今天充滿了大家心頭的一些問題是明白明白的。在一九四七年可以看得到的和平而奠定的基礎麼？或者，世界可會重復沿着導向戰爭的途徑移動麼？西方列強和蘇聯會靠得更接近些呢，還是會離得更遠？美國的經濟怎麼樣？泥腿的美國巨怪要為世界準備什麼呢？我們必然地非走向新的世界經濟恐慌——甚至比放任了法西斯主義和二次世界大戰的那一次更可怕的經濟恐慌不可麼？英國可會沿英美同盟的途徑沿著了海外軍事及殖民地的冒險，使用人力和資源過度緊張的途徑，沿國內破腳的重建的途徑，走得更快些麼？或者，在一九四六年結束的幾月間，在廣大的陣線上所發動還反變可會合時地轉回途徑麼？對於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不在於預言的領域。這一答案在於那一種為着未來的日益加深的戰後政治鬥爭，這鬥爭現在逐漸展開於全世界從「成功湖」到巴黎和柏林，從巴爾幹到印度和中國，在這兒英國也並不顯得差些。

世界的陣勢

無論我們轉向什麼地方看，戰後政治鬥爭總是在發展着——對於未來，並不比反法西斯戰爭顯得少些決定性。這，我們在紐約聯合國的議程中間是看得出的，在那裏，蘇聯和其他民主國代表們力爭着裁軍，力爭着列強的團結維持和平，力爭着歐洲問題的民主解決。這，我們在大大小小每一國家——包括英美兩國在內——的國內政治局勢中間，是看得出的。這種鬥爭的結局可以決定：各國人民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應當不應

當是最後的並且完全的，這世界應當和平地走向新的社會秩序呢？還是應當在倫敦市和華爾街的大獨占利益的保護之下，重新扶植法西斯主義的殘餘和民主的諸敵人，引到巨大的苦難和破壞，而最後至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種鬥爭的結果，對於英國，比對於任何別的國家更有嚴重性。一批蠻橫的有勢力的人物，尤其是在美國，儘管鬧嚷着激動着，但這還不是不久要有戰爭的远景。當前的問題是一種新的陣列的形成，這陣列的主要中心是在華盛頓和廣大的金元帝國，主要旁支——現在得了補助而且受了節制的旁支——是在英帝國；它的着殖民地則在歐、亞、非及南美各州的成百的疲瘠區。企圖擴張這種陣列的那些強大的反動勢力正在有系統地設法抵消對法西斯的勝利，從而來開放浩劫和未來戰爭的門戶。世界各國的人民流了汪洋的血來推毀希特勒和日本，這並不是為了要有廢墟呀，三民主義呀和梵諦崗呀來接替才這廢墟的。對於那些覺得工黨政府會幫助以革命的英美陣列的策路是意想不到的事的人們，讓他們考慮一番，他們是否覺得一個邱吉爾會贊助這樣的陣列也同樣是意想不到的事，於是讓他們再考慮一番：為什麼邱吉爾這樣起勁地稱贊工黨政府的現行世界政策，以及它的英美聯盟。世界各國的人民，英國人民和英國工人各階層也一樣，現在就為了對付這一種威脅，必須把他們的努力聯結起來了。

歐洲的陣線

在法國，從選舉中間作為法國第一黨，又作為法國工人大眾選定的多數黨出現的共產黨領導着民主和民族獨立的，對維希份子和共和國敵人——現在戴高樂代替了貝當做其中的英雄了——的鬥爭。在東歐大部分地方，人民鞏固着他們的陣線，對付着他們的敵人。佛朗哥還是保持着他那血腥的西班牙王座，所依仗的完全是英美經濟的及外交的支持，是他們對於動員聯合國來清除希特勒同盟者的這投區的一切企圖的阻止行爲。在德國納粹橫行的區域，雖有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統一黨的英勇的努力，和東部佔領區的進步，情勢也還是危險的，尤其是由於英美佔領區裏繼續的納粹工業的影響。在英國官方的庇護之下，須麥丘(Schmacher)這一個被選定的傀儡，新的斯脫萊斯曼和西方反蘇運動的宣道師從德國被帶到英國來，德國戰俘演講英國官憲的「善意」，斥罵社共兩黨的聯合，要求一個統一的德國做「統一的歐洲」的中心（希特勒和科騰羅夫·卡勒奇的老舊的泛歐羅巴政綱現在由邱吉爾和斯末資繼承下來）並且詆毀蘇聯是「全歐一國」。

——這種種就在他那受過納粹訓練的聽衆的「高聲喝采」中間宣揚一番。最近死了的諾斯克(Noske)——一九一九年在柏林摧殘德國革命的時候，兩萬個德國工人的屠殺者，武裝了軍官團和帝制法西斯隊伍，給希特勒開路的諾斯克在未死之前大可以現身在講壇上，作爲在德國的須麥丘的主要同盟者。年青的世代在要委身於那面醜名的旗幟之前，把社會民主黨的紀錄重新研究一番是必要的。

翻變了脚色

這新陣勢所帶來的是個人表演的脚色的翻變模樣。佛朗哥把邱吉爾作爲繼承了希特勒的反共運動的西方文明的豪傑，向他寄着祝頌。邱吉爾起勁地贊揚着工黨的諸領袖，說他們是反共產主義的鬥士。在希臘，希特勒的黨羽，曾經效勞過納粹的粘領的，現在效勞於英軍的佔領，而且用英國武器和金錢，發動着內戰來對抗解放鬥爭的希臘人民的英勇的游擊隊了。在埃及，阿拉伯時期起來阻遏過官廷的親法西斯陰謀的民族運動現在受了禁止，而且它的支援者們被王官和錫特凱槍斃了，錫特凱充當着英國統治的代理人，硬是要實施「條約」，而這條約，連親選的代表團的大多數也厭惡了。在印度，當站起來反抗法西斯主義的共產黨被逮捕，甚至至於被暗地裏槍斃的時候，戰爭期間在獄的政治領袖們被帶到一架飛機裏，同總督到倫敦去，爲的是要他們加入一種協議，這是打算把印度發展爲一新陣線上大大的武裝帝國主義根據地的。在中國，那個腐敗的國民黨集團曾經在日本面前按兵不動而策劃本國內戰的，現今還藉了美國的武器和軍隊，發動對中國民主方面的戰爭，那民主方面的民族解放軍是担當過中國對日作戰的重任的。在日本，吉田受着麥克阿瑟的保護。從每天的新聞的每一項目，所看到的故事總是十分熱誠的。今日的世界不是一九三十年代的世界，武力的平衡是決定地改變了。但是，顯然，有一種要建立新的陣列的嘗試正在進行，那個陣列對於未來的決定意義可以變得並不在一九三十年代差些。在英國的我們是有再來一次被我們的統治者們安排在陣列的錯誤一邊的危險的，甚至還會有更慘烈的後果也難說——除非我們及時來干涉。

英國站在那邊？

在支持着聯合國的進步的民主陣營和破壞着聯合國的反動陣營之間這一個新的世界陣勢中間，英國的世界力量雖然相對地減弱了，但是她終究

又復佔據了樞紐的地位。這並不是，如有些夢想家所樂意想像，指調停者的意義，中立者的意義，天命指定的帝國的意義，中間途徑的代表者的意義，和想像的第三路線的意義。這是純粹的迷霧和幻覺，一到必須面對什麼具體問題，採取什麼立場的時候，就消融而成毫無政策的空頭詞藻了。在糖租尼爾問題上，在羅馬尼亞油田問題上，在特里雅斯德問題上，在美國航空基地問題上，在原子彈問題上，在托治問題上，神秘的「第三路線」的政策在那兒呢？不是站在這方面，就是站在那方面：不是和想與統制人民的獨佔利益在一起，就是和想要樹立他們自己的計劃經濟的人民在一起；不是和憲兵在一起，就是和爭取自由的人民在一起。但我說英國保持着樞紐的地位，所指的意義却是：英國人民立場的決定能夠決定世界武力的平衡，從而不但爲英國人民而且爲世界，決定未來。

美國，歐洲和英國

在美國，華萊士，伊克斯，柏配爾和產業職工會所代表的進步陣營正在進行着堅強的鬥爭，但是在美國的權力和制霸世界的夢想顯得到了峯頂的時候，面對着美帝國主義的最自私的派系的瘋牛般的進攻，如果假定着那進步陣營的迅速的勝利，那就未免是樂觀主義者了。另一方面，在歐洲資本主義的老舊的統治階級，由於和法西斯主義的所混，是減弱了失信了；工人階級大多數經歷了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烽火，領略了教訓，轉向共產主義，也就堅強起來，要有力地建立民族陣線，來面對全能的金圓和原子彈外交的一切威脅和襲擊了。但在英國，平衡却還是不穩。人民已經厭棄了保守黨和邱吉爾；他們進到了選舉工黨而使社會民主黨當權的階段。這樣，社會民主黨當它在歐洲萎謝下去的時候，在英國開了燦爛的花朵！——從而要繼續其近代全期的典型的特性，而在這全期中間，英國已經逐漸發現了在大陸的後面的一個世代（在美國前面的一個世代）但社會民主黨就其基本的帝國主義眼光來說，却是保守黨的親骨肉。因此發生了目前情勢的矛盾。邱吉爾在人民投票中間敗北了。但邱吉爾的政策却由貝文繼續着。這是英國政治情勢的難解的謎。

英國的危機

因此在勞工運動中間，對於國內和保守黨結合而國外和帝國獨佔反動派結合的政策，反而成長而且擴張了。布律敦的兩百五十萬工會分子和放

棄了修正案表決權的百名工黨議員所發動的鬥爭標記了那一種足以決定英國的未來戰鬥的第一回合。這是應合了總選舉的新條件的第一員雄偉的政治陣勢。這是爲了要把人民在戰時爭取過而在選舉期間投過票的那些目標推進，在新條件之下，民主反法西斯隊伍的第一次集合。這一番論爭一般人是把它作爲外交政策上的論爭來講的。其實不只如此。日復一日，美國借款條件和對美國反動派的依賴呀，遲延復員和人力短缺呀，在奢侈的海外任務上經濟資源的耗費呀，國內反獨佔立場的削弱呀，這種種的後果成了新的尖銳的不愉快的形式，從經驗體會到了，於是鬥爭的真實性質的瞭解加深了。在近代世界中間，國內的和國外的問題是不能分離的。現在發動着的鬥爭是救英國的鬥爭，是結束走向破產的路綫的鬥爭；是結束要把復興絞死的帝國主義政策的負擔的鬥爭；貫澈切要的國內建設的鬥爭；這是爲了英國政治的及經濟的前途，爲了人民的就業和生活標準，爲了男女和正在成長的年青世代的生命鬥爭。

警告的一九〇六年回憶

一九〇六——一四年的教訓是值得今日來覆按的。一九〇六年，在幾乎不間斷的二十年統治之後，在回復到開紀錄的自由黨大多數的選舉勝利中間，人民掃開了保守主義。保守黨減少到一五七席，而和一九四五年的一九八席可以對照。自由黨享受了前後都無比的超過三五〇席的大多數。在保守黨報紙的鬧嚷嚷的罵罵中間，一種驚人的社會改革綱領施行了，於是自由黨政府在過後的兩個選舉期間，維持了減少下去的大數。可是今天人人知道，那一時期背景後面的真相是不同於表面的，而所實施的主要的實際政策就是一九一四年大戰的準備。在那廣大的不定形的自由黨上層是小小的交織的統治集團，以自由黨帝國主義分子出名，包括着愛斯登，格雷，海爾登，邱吉爾等等，後來加進去的勞合喬治，他居着關鍵地位，在帝國主義的戰略的外交的政策上，他和保守黨密切地合作着。他們接收了蘭斯唐的保守黨外交政策，在選舉的紛爭中間，他們舉行着秘密的幹部會談，參與着準備一九一四年大戰的機密任務。國會中間凡有關於這些任務的質問，都用掩飾真相的巧避的回來應付，甚至那一時期的閣員們也有幾個聲明過，內閣並不是全體得到過那些任務的報告。中層領袖難以控制；自由黨多數大家在感情上隱約有些急進而且是反帝國主義的；他們並不愛好伊期進行的政策或是在埃及和印度的高壓；他們並不喜歡過於巨大

的海軍軍備，他們厭惡着對沙皇的聯盟。少許勇敢而強韌的批評家們，尤其是傑出的E D 莫萊爾發覺了真相；但是他們所發見的，報紙一點也沒有發表出來。大多數人確信着莫萊爾的改革可以在印度開創新時代；總之，他們大抵是專心於國內社會改革的宏偉的計劃的。因此，全國不知不覺地滯進戰爭中間去了。在選舉勝利的四年中間兩個黨魁秘密地討論着一九一〇年的團結。在一九一五年，在大戰以後，保守黨都回到了政府，於是幾乎沒有間斷地繼續當權了三十年。自由黨呢，沒有回復過來了。

新秘密集團

今日的情形很有不同。代替了古老的自由黨的工黨是建築在工人階級的大眾組織上面的，即使它的領袖們公開地想要否認任何階級的基礎或看法。這是基本的差別，表現於政治方面的就是對於社會主義目標的承認。這種差別的重要性已經顯現於工會聯合大會所能表演的任務，以及大眾的壓力刺激中層領袖來發動反抗的效果。但在工黨中間，黨員大眾方面雖約急進的反帝國主義的情緒和小小的有組織的統治集團也是辨別得清楚的，那一集團在見解上是深遠的帝國主義者（費邊派帝國主義者——照一九一四年前勞務工運動中間所用過的名稱——代替着自由黨帝國主義）那一集團把握着內閣的關鍵地位，推行着保守黨外交政策。在這一意義上，邱吉爾，阿特里，貝文及其他的新秘密集團代替了貝爾福，愛士登，格雷等等舊秘密集團。足以決定未來的這些秘密任務又復由幹部準備起來，一些巧妙的回答在國會裏敷衍着，一些警惕的批評家受着「搗亂分子」的待遇，中層領袖彷彿着，揮舞着西班牙和希臘，而且懷疑着對美的緊靠，但是大多數人民主要地却專心於國內宏大的社會改革。讓我們確說一句話，這一次的结果應當是不同的。

道路的終點

作爲一個世界帝國主義強國的英國，那統治着地球的四分之一的，在二十來個國家進行干涉和警察管理，那吸收着海外的進貢來支付進口的眼項，助長超富裕階級的財富的，那忽略着對國內工業的發展的，英國所依賴的舊基礎是永遠完結了。世界資本主義獨佔的衰退，在十九世紀末三瓜特早就開始。但是張伯倫和羅特斯的帝國主義，由於它那對於炫耀的錦標的預約和對於貧民的社會政策，却把這種衰退遮掩住了。新帝國主



邱吉爾的反蘇十字軍

華萊士

有一位新

柏勒定武士

註一)要起來

策動現代的十

字軍東征。這

次十字軍東征

雖然和細心

王季察察次所

領事的一樣的

英美人民，却

是一番絕大的

難。

我所指的就是

邱吉爾所努力

成的英美同盟

——以包圍蘇

聯為其

主要目的。他

要迫使蘇聯「

唯命是

從」，不然放

在「面前的就

是戰爭

的抉擇。在這

次大戰中，美

國的原

子彈將是英美

十字軍最後的

資本。

一月四日，邱

吉爾在何里爾

雜誌(發行額二

保守黨的貴族政治家

可憐的邱吉爾先生啊！一九四六年七月，正

當他盤馬彎弓準備領導這一次最神聖的新十字

軍的時候，却給打敗了。作為英國的首相，他

跑到波茨坦開會去，誰想會還沒有開完，首相的

一席位已經換上了艾德禮先生。

在古往今來的許多政治家家中，邱吉爾是最愛

逞英雄和最愛出風頭的一個，今天却眼看著原子

彈的威力落在杜魯門，艾德禮之流的手里。

他，一個保守黨的貴族政治家，馬爾勃福公

爵(註三)的化身，却眼看著英國的工業趨向於

社會主義化。

他，一個把帝國和權力看成神聖不可侵犯的

人，却眼看著他「差與伍」的一羣把帝國和權

力弄得一團糟。於是，他底目光只好移向美國

了。

據我所知，杜魯門政府對於一九四六年三月

邱吉爾在富爾敦的演講，事前是一無所知的。杜

魯門本人也從沒有和政府中的高級官員討論過邱

吉爾演辭所引起的美國政策的重要改變——這

一政策曾被廣泛地傳佈為英美的反蘇軍事同盟。

杜魯門真意料不到邱吉爾會放出這一炮。三

月四日的晚上，他第一次看到老邱的演辭，但

是他却沒有費精神來細讀一遍。

炸藥般的演辭

總統先生根本不知道他的邱吉爾是什麼一回

事。直到大約一個星期以後，我告訴他說：「

英國的前首相對您大大不客氣呢！」他才恍然大悟

悟。

在歷史上的公開演辭中，少有像邱吉爾在富

義傳播於一切政黨中間，而且成着費邊主義的形

態侵入了勞工階級的上層。接着是一九〇六——

一四年虛偽的曙光。在第一次大戰中間，代價是

支付了。英國從加深的衰退中間鑽出頭來。進向

社會主義的時間是成熟了。但是沒有抓緊機會

；麥唐納和托馬斯控制了勞工運動。接着是戰爭

間歇期間的經濟恐慌長期的苦痛。舊的帝國主義

政策還是遲遲着；英國維持了「蘇」的敵愾，扶

植了強大的德國，扶植了法西斯主義。在第二次

大戰，這代價是支付了。英國鑽出頭來，更加削

弱了；海外的進貢乾涸下去；對外支付的平衡短

缺得厲害；這國家向美國富翁抵押了，籠在前

面的半景是債臺的日子，還是嘗試着依老路走；

要超越了本國的經濟力量 and 人力來維持海外的各

種任務，要遵循自己的反蘇的，反動的干涉主義

政策，就在國內緊要的基本重建的任務延擱着的

時候。這條路上橫着的是慘苦的惡化的生活水準

，是新的經濟危險，而最後呢，則是戰爭。

面對未來

改變路綫是時候了。重建英國是時候了。集

合我們的人力來進行國內工作，在英國的重建和

技術發展和重新裝備的迫切需要上，把我們的經

濟資源集中起來。在這些目的上，和其他在對法

西斯勝利以後也要在新基礎上建立本國的未來的

各國人民來合作，是時候了。帝國主義反動政策

能够戴上愛國的假面具的時代是過去了。今天，

它站在那裏，顯得是為要維持少數人的財產和利

削，企圖浪費英國的資源和人力的一種政策了，顯

得是準備使英國本身成為美洲獨佔資本家最後帝

國的殖民地的一種政策了。今天一切國家的經驗

愈。明白地表現着：共產黨是為民族的利益發展

最真實的階級，進行着最真實的鬥爭的。(立閣譯)

爾敦發表的關於「鐵幕」和「英美同盟」那一篇這樣富於爆炸性的。在美國人看來，這位戰時首相當然會比他們「消息靈通」得多，聽到了這番內容，難免都「蹙額疾首」「心驚胆戰」了。

很多人都相信蘇聯樹立了「鐵幕」，也相信蘇聯和西方列強相問的敵對是不可排解的。有些美國人，雖然厭倦了戰爭，但也開始危險地傾向於「衝突勢將無可避免」的思想了。

吹散了濃霧

我在九月十二日的演辭，吹散了邱吉爾所製造出來的濃霧的一部份。

在我發表了演辭一星期之後，邱吉爾又在蘭索士大放厥辭，他主張由一個精神上強大的法蘭西，和一個精神上強大的德意志聯合起來領導西歐。

在柯爾斯雜誌的論文中，他又一再發揮「以大基將教的西方作為抵擋東來的野蠻部落的堡壘」的理論。

他提出所謂「五大勢力範圍」。他號召法國和德國締結姻緣，正如一九四〇年六月，他把英國嫁給法國一樣。

媒婆的甜言蜜語自然是很中聽的：「咪利底最有價值的獎章就是寬恕和領導的權力；而這塊獎章已閃耀在法蘭西人民眼前，在他們底悠長歷史中重開關頭的今天。」

揭開這些美辭令的外衣，依然是保守黨所需要的一套老調，那就是說，德法兩國應該聯合構成對蘇聯的緩衝地帶，德法兩國應該領導西歐對抗蘇聯。

一旦戰爭爆發，德法兩國可以供應大量的步兵。德國比法國更富於工業的潛力，比法國更富

於紀律性。德國必須逐漸地再度強大起來。

不可救藥的迷信

不錯，邱吉爾公開宣佈這些事情，還有其他保守黨人却在暗地裏紛紛討論。邱吉爾把對德戰爭僅僅稱為「權力鬥爭」，這和蘇聯與西方世界之間的不可救藥的分裂，自然是未可相提並論的。

當蘇聯仍然流血流得虛脫的今天，邱吉爾忘却了盟邦的痛苦，反而滿懷熱望地去鼓吹恢復德國——蘇聯的仇人的全部力量。

對於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命運，邱吉爾從來就是一個不可救藥的迷信者。如同英美的許多保守份子一樣，他對於盎格魯薩克遜和條頓民族的先天優越感是牢不可破的。

記得有一次，我和他爭辯關於英美成立一個以血統為基礎的永久性集團，以對抗世界上其他人民的問題。當時他正企圖說服多疑的羅斯福總統。我表示我根本反對這一類的聯盟，但同時我也指出，即使我們需要一個這樣的聯盟，較合理的對象也應該是拉丁美洲而不是英國。他驕跳如雷地對我說：「我是一個畫家，我知道，如果你把一切顏色都混滑起來，你只會得到一片醜陋的棕色。」

爲了在每一個善良的心靈中引起反響，邱吉爾也會引用一個英國作家的話作為他的信條：「歐洲和亞洲之間的真正分水嶺，不是橫亘的山脈，不是什麼天然的疆界，而是一系列的我們稱爲「西方文化」的信念和觀點。」

東方的文化

「這種文化是多式多樣的，來源也不止一個：如希伯來人對上帝的信仰，基督教徒贖罪與慈

世界

美國記者眼中的世界與美國

從美國記者的眼中看一九四七年的世界與美國，該是一樁有趣的事情。下列材料是美國「展望」雜誌對華盛頓五十二位記者的意見測驗的統計結果：

- 一、三份二以上的人認爲蘇聯在一九四七年中將更趨向於讓步。
- 二、同樣地，三份二以上的人認爲紐約市長杜威在一九四八年的總統競選中將佔上風，特別是今年一年中，他們的勢力會遠超出他們的對手之上。
- 三、他們幾乎一致地斷定，共和黨的新國會將減低所得稅額。
- 四、多數人（三十二人）相信，杜魯門總統的政治地位，在今後一年間將會逐漸增強。
- 五、多數人相信歐洲佔領軍在今年將大爲減少，但只有極少數人預測美軍將會全部退出歐陸。
- 六、共和黨五大領袖的推選：范登堡（五十二票），塔夫特（四十九票），祖、馬丁（三十一票），查理士·荷蘭勒克（三十一票），克勒爾斯·白朗（二十六票）。

莫斯科記者書集

因國外長會議將於三月間舉行，目前莫斯科已開始有冠蓋雲集的景象。英國的代表團，連同隨員助手在內，一共有八十五至一百人，另外至少還有五十名新聞記者和廣播員。美國代表團的人員可能略少於英國，但新聞記者却多到不得了。法國也旗鼓相當，大約有一百至一百五十人，包括一切人員記者在內。

惡的福音，希臘人對真，善，美的熱愛，羅馬人對法律的天才。歐洲，不過是一個精神上的觀念，假如人們在腦海中不再保持着這種觀念，在心靈裏不再感到它的工作，歐洲將會滅亡。」

無疑地，這番話可以轟動遐邇，但它必假假定東方是沒有文化的，一切來自東方的都是罪惡。邱吉爾手裏的原子彈實劍光芒迫人，認為已有翻蘇聯橫掃一切步兵的決賽，自然可以高唱其「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調子了。

邱吉爾的計劃是清楚不過的。他假定美國的原子彈和空軍都任憑英國自由使用。第一種武器自然就是法國和德國西部的工業和步兵。

法國和德國領導歐洲，英國又領導着法國和德國，同時，在上帝和邱吉爾先生的庇佑下，美國的原子彈和空軍也舉起了她的右臂。

邱吉爾一月四日的文章，似乎是針對着在今年三月間舉行的莫斯科外長會議而發的，因為這一次會議主要是討論對德問題。正如巴黎和會在去年夏天召開，三月間他就在富爾敦發表演講一樣。

但是我不相信邱吉爾在一月四日的觀點比一年前他在富爾敦的演說更能代表英國人民的情操。英國人民希望和蘇聯和平相處。他們根本不信所謂「鐵幕」，也不相信任何成份的種族集團。他們更不能信仰原子彈的基督教。

現在邱吉爾又「游蕩」到美國來了。他在求索着一個新的克里夫頓集團（註四）。去年他在這里的時候，已經為它找到一個核心了。

邱吉爾和他的美國朋友們，他們有一天活在這世界上，就一天相信蘇聯是罪惡的，必須以基督教的態度和方式去教訓她。

我深信這一途徑既不是基督教的，也不是現

實的，它將無可避免的引向大規模的軍事冒險，最後終必陷全世界於戰火之中。

當邱吉爾的聲望名遠在美國社會中某些主要份子或是政府中的某些有力份子的身上佔着支配地位的時候，一切的麻煩母帶都是我們的意中事了。

進步份子的呼籲

然而，邱吉爾並不是代表英國人民或英國政府說話的。正如我不是代表美國政府說話。

邱吉爾不是代表世界的戰爭陣綫發言。但我希望而且確信，我是代表世界的和平陣綫發言。

如若英國的保守份子有權利直接向美國人民呼籲，那麼，作為美國進步份子的我們，當然更有權利直接向愛好和平的英國人民呼籲。在適當的時候，我們要充份利用我們的特權。

毫無疑問，邱吉爾相信一個在英美控制下的聯合國，加上無敵於天下的原子彈，必能迫使蘇聯就範。他，如同好些美國人一樣，誠心誠意地相信這是走向「天下一家」與和平的唯一道路。

依我看來，我敢斷定跟着邱吉爾所鼓吹的道路走去，必然會得到恰相反的結果——那就是他本來力圖避免的文化大毀滅。

和平是不可能由藉秘密武器所支持的強迫威脅來獲致的。在「天下一家」與和平的名義下，邱吉爾的信徒們實際上在製造着兩個世界的對壘和戰爭。

我們新世界的進步份子敢向我們的英國朋友保證，邱吉爾的政策是可能而且將會被打倒的——雖然在富爾敦演講之後，這一政策偶然而暫時地變成了美

國的政敵。

我們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準備無保留地保證蘇聯現行的全部政策。

過去我們批評過蘇聯，將來我們估量還需要批評她。但我們相信，我們和蘇聯之間的每一件合理的爭執都能夠和平解決。

我們充份地自信，憑着良心理智和正義的引領，我們必能走向和平、繁榮和「天下一家」。

註一：Paladin 查理曼大帝 Charles Magne 麾下十二武士之一。

註二：Power Struggle，邱吉爾認為同盟國對德國的戰爭僅僅是爭奪的「權力鬥爭」，並沒有爭民主的意義。

註三：Duke of Marlborough (一六五〇—一七二二)，英國的名將及政治家，他的姓名也是約翰·邱吉爾，所以這裏說邱吉爾是他的化身。

註四：Cliveden Set，在幕後操縱英國政治的金錢寡頭集團，以英倫銀行為其代表。

再做朋友嗎？





工黨議員給艾德禮的一封信

李 登譯

英國工黨議員高爾特等二十二人在去年十月二十九日寫給英國首相艾德禮一封信，批評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實開以後工黨「叛徒」反抗運動的先河，饒有歷史價值，現刊載於下。

編者

首相先生：

我們把這封信寄給你，因為政府外交政策的趨向使我們日益不安了。我們希望你在這封信裏看到一種事態的有建設性的批評，政府對於這種事態雖不能完全負責，但牠現在却需要政府的積極行動，如果我們所贊助的社會主義原則會增加民主社會主義的力量。我們認為一種持久的和平，只能建立在民主社會主義的上面。

第一，我們要聲明我們的信念：英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是佔有一種歷史上的地位，而以英國的領導和模範來對世界證明民主社會主義是世界政府的唯一的基礎。因此，民主社會主義可以在美國「自由經營」的經濟和蘇聯社會主義的政治生活兩極端之間劃出一條真正的中間的道路。

我們十分重視的是，政府已碰到了無數的困難，因為英國是極其疲弱的結束了大戰，並且我們更實

行的許多計劃所需的資本我們沒有，又因為政府不但有那帝國主義的過去，同時還有一些在大戰壓力下造成的協定。

不過，所懸我們要記的事實是，我們的意見以為政府一點沒有以動的積極的態度來建設那條中間的道路，並且政府的行動似乎多在於應付別國所做的事情（除去少數可注意——如果可注意的話——的例外），而在外交上失掉了主動，各處民主黨人在外交上有事時是希望主動的。我們是以自己進行積極政治來回答別人的強權政治。

在更加了蘇聯和美國日益緊張的一個世界裏，蘇聯之以擴張她在歐洲和地中海的「勢力範圍」而採取的「安全」步驟，乃是政府在外交範圍裏預防的最大原因，這已漸漸明白了。如果關於美國軍事基地從格陵蘭到法俄爾，從日本到太平洋各島的擴充，以及在地中海本身身的擴充（不管美國的獨佔原子彈

，不管她的龐大的軍事預算，也不管她經濟上的資本主義，擴張主義的性質）不加以顧慮和批評，則那種預防就似乎大都是片面的。

政府常常給人的印象是染上了反共病，這個病是美國反對民主社會主義（正像反對蘇聯的共產主義一樣）的力量所培養的。這種印象的產生，並不是完全由於政府顯然而緘默的承認美國在地球上各部分日益帝國主義化的趨勢；這在我們同世界上別國接觸的行動上已更加明白了。

關於西班牙一方面，繼續承認佛朗哥政權，我國已失掉了道義上的領導權，特別是在法國；我們用聯合國機構的辦法來進行這事的顯然的隋性，已引起了這種印象：我們的厭惡佛朗哥，不僅在抵制對共產黨政權繼承權的恐懼而已。在希臘，不管過去的每一步驟有什麼藉口，其存留下來的結果是，建立在最反動力量上面，而現在

由我們供給軍器和物資的保皇黨政權，已出現了。這種政權現在正威脅着希臘朋友（非共產黨及共產黨）在政治上的自由，他們覺得自己是可恥的做出賣了。

在德國，對於社會民主黨的口頭上的支持是徒然的，因為並沒有附帶着社會主義的步驟，只有社會主義的步驟才能復興德國的經濟生活。一種英美的「諒解」，反能容美國佔領區資本主義經濟的重建，而令人支持德國社會民主黨（或德國人民）的政策在英國佔領區的實現，却還要說明一下呢。

第二，我們要表示我們的深信：我國及共和政體的安全，一定要依靠聯合國機構的力量，我們一定要用人和物資來幫助聯合國機構。英美聯合參謀部的繼續存在，使我們同美國帝國主義實在聯合着起來了。因此那些尖銳的蘇美爭端就劇烈起來了。美國之把她的軍事基地擴充到地貼近的領海以外，並沒有引

起我們的批評，而蘇聯的擴張則被看作我們自己的一種威脅。

我們同美國的密切合作，使我們喪失了對小國的道德上的領導權，我們恢復了陳舊的國防政策，結果我們的國民經濟有了一種軍力上的負擔，但不能無限期的支持這種負擔，並且這種負擔還會致命的破壞我們社會主義復興的計劃而終究無助於我們的安全。所謂本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年應允許兩年徵兵期的建議，不僅深深打擊了工人運動，而且會妨礙世界的復原。在巴勒斯坦和中東，保證過的工作政策，已以國防上的需要而被犧牲掉。

我們一般的主張原子彈完全保持秘密的需要，而對於巴魯區管制原子彈的建議或蘇聯管制原子彈的計劃並設有宣佈英國的一種民主社會主義的抉擇，這會給了世界一個印象：美國獨佔的原有情形我們是承認的。

第三，我們認為我們不應因美國或蘇聯對於我們社會民主主義基本信仰的任何懷疑，不信或反對，而拋棄了我們的目的。反之，我們相信我們應大胆的，勇敢而不變的順從着那種信仰。

至於蘇聯或美國所進行的，所宣佈或鼓勵的政治上，經濟上及社會上的政策，而我們認為異於民主

社會主義思想的，我們當然應加以批評。不過，我們應該記住，我們的批評，只在我們自己的政策合於我們判斷別人的標準時才有力量，記住，社會主義原理的積極表明和實踐，對於醫治世界疾病乃是一種比較消極反應更加有力的貢獻。

特別是在印度，政府對於印度和平及世界和平會有一種最有意義的貢獻而為任何英國政府所不會有的。吃苦以及有建設性的談判——附帶着一種實在的主動——，已經完全答覆了蘇聯和美國對於我們動機和無見識的批評，並且表明了社會主義原理的積極行動上的主動怎樣大大的高於對別人提倡的政策消極反應。但是我們政策上前後一致的一些表示却是有的，我們政策上的前後一致似乎就是日常基礎上的一連串的實驗活動。

無疑的，對於波蘭內政及靠近蘇聯的別國內政的批評，雖常常言過其實——特別是關於所謂「鐵幕」——，但實有可注意的根據。不過流行的印象是，只在靠近蘇聯的國家要受評論的時候，我們才想批評言語和行動上所生的事件。別國如希臘，西班牙及美國本身，她們的大缺點，只會引起一份指向東方的批評，即使這樣的批評完全是冒昧嘗試的。美國之扣留一大部分南斯拉夫的河上戰艦，用作她賠償

的因素，再加上美國戰艦到地中海上保護她的「合法利益」，似乎沒有問題的已得到了政府的同意。

第四，我們相信，用我們的榜樣，我們能因在內外奮力履行社會主義政策而溝通美蘇的對立，並且我們能同她們和睦相處。

因為我們極明顯的在財政上依靠美國，並且我們還依賴西半球供給本國重要食品和原料，我們就要使我們自己同美國資本主義聯合起來，而首先忘掉美國資本主義又在長期的基礎上依靠世界的其餘部分，包括我們自己，並且美國還存在着進步力量，他們的地位是以我們承認美國的反動政策而降低了。我們相信，在本國及外國民主的履行有精神的社會主義政策，將大有助於美國那些偉大的力量，不啻是社會主義者或非社會主義者，他們之反對美國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是同我們自己的一樣偉大。

我們對於英國共產黨的經驗，他的「黨的路線」的機關，他對於建立一種政治制度的明確欲望（本國是不相宜於這種制度的），他的領袖關於我們自己領袖的行動，以及他的政治良心的所在，都似乎使得我們政府易感「共產主義的威脅」，以致我們政府不復能把蘇聯看作不是干涉的一種有力的擴充。我們以為這種態度是巨大的錯誤。美

國政治上的民主甚至在資本主義下所已建立的範圍，令我們同情而尊重。可是蘇聯社會主義在經濟範圍裏的成就，也是這樣的幹。而且我們自己之在國內外履行有精神的社會主義政策，以及有精神的社會主義政策在實際上的成功，會大大鼓勵蘇聯擴大政治的及個人的自由，貧窮的危險及對戰爭的恐懼，已經一度克服。

世界上某其國家所有的一種社會的，政治的及經濟的背影，會有助於——有蘇聯的干涉或沒有蘇聯的干涉——建立共產主義的社會，如果政府不知道這種事實，那麼，這些國家似乎也不知道有許多國家，共產主義對於她們是不相宜的，並且民主社會主義對於她們就是她們民族需要的唯一答覆。而且，正如同對德國法西斯的反抗運動會使一些國家裏各種共產主義的運動聯合起來的情形一樣（共產主義會供給這些國家一種唯一的可實行的辦法，來對付戰前時所存在的半野蠻狀態），民主社會主義的力量也有一種新的結合。

不過，我們似乎受了催眠術，怕共產主義在總確實是對付法西斯的唯一辦法的地方建立起來，因此我們却要求支持最壞的一種合作者及政治冒險家，我們不但要在這些國家裏（指共產主義確實是對付法西

別有意味的叛亂 伯康譯



本星期一，艾德禮首相在修正案的辯論中，發表了一篇精練的演辭，目的是在答覆一連串過去從未提出過的質問的。每一個人的心理都被吸引著在他這一邊。

柯士門 (Dick Crossman) 在致開始辯論的漂亮演詞以後，整個兒的氣運就下降了。艾德禮所處的地位就是將所有忠心和熱誠的本能，爭取到他這方面來。可是，在這方面，固然有許多有利的條件，然而，勝利却好像是一個失敗。工黨依然為著將來的外交政策思想和行動煩惱着，焦慮着，不安着。

於是，辯論的結果，顯示出許多工黨議員的懷疑和恐懼。恐懼的是：工黨雖在選舉上佔了勝利，然在外交的範疇上並不會對於過去政策作一個斷然的割棄。假使我們下這樣一個結論的話，艾德禮是不能夠抱戀我們的。他用了特別的心力來強調這一點。他說：「地理是不因大選而更變的。聯合政府時期立下來的政策也不適用於今天麼？」

誠然，這類的斷言，是無可置辯的。可是，艾德禮不知道那些共同的理解，已被他所領導的黨在大選時拋却了。在Blackpool就早被拋却了。當時，有一兩位工黨的領袖希望繼續這種聯合，不但在外交上聯合，而且也要在內政上聯合。當時有些人相信，向邱吉爾挑戰是不可能的。他們是被勢不可當的心情懾服着。對於那些從不會計劃過歷史變而在歷史變以後不能鑑識它意義的人，是不足為異的。

艾德禮的進退維谷

這樣，艾德禮在理論上是陷於進退維谷的境地。他一面爭辯着說我們的政策在聯合政府時期已經奠定了，邱吉爾會多少為這個出了一點力的；另一面又強調着我們目前正在追求一個社會主義的外交政策。難道邱吉爾過去也幫助過奠定社會主義的外交政策麼？這個意見的提出，適足以揭發它的虛偽而已。

邱吉爾並不會做過這麼不現實的怪事。他曾經立下了一個將新世界轉變到他所知的舊世界的形象中的政策。他要我們的內政、經濟和軍事與美國的相混合。我們不能從美國借款的條件中解脫出來，這個決定的設計者，就是邱吉爾先生。

關於軍事方面，我們依然是深深地被捲入了美國軍事的機器裏，這個機器逐漸離開人民的掌握了。這個政策是在富爾敦演說裏公開發表出來了。艾德禮可以拋却那篇演說的明顯目的，但是，就外交政策方面來說，在他希望減低英國人於一九四五年所選擇的重大意義的時候，他就不能抱怨工黨內部的懷疑了。

為什麼有許多人堅決主張在外交政策方面與過去割斷的程度不應下於內政方面呢？這種不可容忍的強硬態度是由一種聰明的本能激成的。也許，有幾分是由於在我們當中的共產黨的影響。(假使聯合政府繼續的話，共產黨員是不抱怨的，因為他們是一九四四年同一九五五年聯合政策的支持者)但，主要的是由於這種廣泛的認識，就是英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經改變了。因此，老的公式是無濟於事。如果要想求出一個解救目前困難的方法，那末，非常新而有效的補救方法就應該使用出來。

沒有武備的軍隊

這個事實最粗淺的證據我們可從人力的數字上看出來。目前外交政策的實行，使我們面對着維持一百五十萬人從軍的這個問題。就連兩年的兵役算在內吧，這個數字還有大量不足之數留給志願後備兵補充，這遠遠超出現在似乎是可能的限度。是否還需要同等的人數來

新的唯一辦法的地方而言——譯者——支持他們，而且要在建立共產主義的機會不多的國家里支持他們。結果我們不但冷淡了新近出現的共產主義社會，而且又在西方社會主義建立的時機已到的國家(如果我們小心幫助她們的話)里使得民主社會主義者氣餒。

我們要強調一下，這樣的幫助，決不應限于金錢的支持——雖然這種支持有許多是去幫助了反對共產主義並同樣反對社會主義的力量——或限於個人的需要和食物供應品(有一些食物供應品會可耻的用在政治目的上)。需要的援助，也是政治的和道義的，並且，不管我們抵制「共產主義威脅」的政治行動怎樣厲害，這樣的行動却不是民主社會主義所需要的。

我們在歐洲的地位，也要有助於從地方權力，局部權力或國家權力(不管是社會的，政治的或經濟的)上排除掉那些主動或被動的同法西斯合作的力量。我們的責任，用我們對別國(如西班牙和希臘)政策上的例證，是在示道義上的模範來加強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決志定意。這樣有了動人例證而自由放任的民主力量，然後就能保留一種更好的機會，而在民主主義只能靠真正社會主義基礎發達的國家裏立足，並且同民主社會主義還不相宜

供應這些軍隊的武器？或者我們是準備保有沒有武器的軍隊？或者如柯勒士門所提出的當我們供給兵士時，美國會供給我們的大砲麼？任你如何算法，這條數是算不通的。假使我們依照這個數字，將人從工業方面拉出來的話，那我們經濟復原的整個前途必將陷於危境。因此，我們目前迫切的任務，就是將我們的債務減到我們可以應付的比例。難道這件事還不夠明顯的麼？

艾德禮對於這個數字的回答的確是開玩笑。他認為這些軍隊是用以維持我們對於聯合國貢獻的。因此，作爲一個由聯合國憲章帶來的和平時期的支持者，就得維持龐大的軍隊。這些軍隊遠超過以前和平時期所必需的，而且也遠超過我們經濟能力所能負擔的。難道艾德禮先生真的希望我們相信那些戰勝的列強現在維持着一千萬人的軍隊是爲着聯合國憲章着想的麼？不要把我們當作小孩子吧。

我們和他一樣，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列強維持這些軍隊是用以互相抗爭的。因此，即或我們將債務的數字減到我們能單獨應付的地步，即或我們檢查辦理兵役首腦們的要求，保證他們不要做一個真正令我們衰弱的要求的話，這個重大的問題依然存在着。就是：採取那些步驟，才能使現在的國際糾紛冰消瓦解。

我們不能盡可能的趕快總蘇聯的話來討論裁軍的細則麼？還有什麼比這更迫切的工作等着我們去做呢？自然，裁減陸軍和海軍是必須與裁減原子武器同時進行的。或許蘇聯反對調查國內軍備——這對於一個真正的協定是具有絕對重要性的——是一個可怕障礙。假使情形是那樣的，就該把這件事實向全世界表明。祇有我們準備對巴魯支計劃中的其他方面讓步，就足以證明。我們不是可以主動地提出一些事情來做麼？

我們不能夠在列強間尋求出一個煤油協定麼？關於民用航空問題，我們難道不能請蘇聯作一個新的討論麼？依照史大林的說法，外國飛機在蘇聯的領空飛行是「不排斥」的。我們難道不能借提議將達達尼爾海峽，直布羅陀，蘇彝士運河以及巴拿馬運河等都要同時在聯合國大會裏討論來處理達達尼爾海峽問題麼？

成功這些建議必需的條件，就是我們應當像一個獨立強國一樣，絲毫沒有傾向於一個排外的盟國嫌疑。就是這一個條件，自從我們繼承邱吉爾聯合政府以來，直到現在還是缺少的了。自然，這些開端的事，也許在美國的流氓主義面前，或在蘇聯的緘默和固執者面前依舊失敗的。但，即令我們是失敗了，我們會在這個過程中受到損失麼？

一個社會主義的政策

我們不會損失的。我們會充分地將我們的善念向全世界證明着。我們定會將世界所有的小國招集在我們的旗幟之下。我們將使因工黨選舉勝利而引起的全世界人士的希望成爲現實。假使我們要求實行一個社會主義外交政策的話，這些恩賜是能夠屬於我們的。現在還有時間讓我們開始這件偉業。或許有這麼一天，我們要將本週的辯論算做是這項工作真正開始的三天一週的辯論，艾德禮並不會回答什麼。

我們從國內的既得利益階級手中贏得了獨立，同樣地，一個社會主義的外交政策，才能使我們的外交關係獨立自主。假如我們在白宮或華爾街失敗的話，那我們就是在英國得到全勝又有什麼好處呢？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的時候，全世界都在注視着我們，尊敬我們。那時我們既沒有陸軍，也沒有大使駐在國外；既沒有蘇聯，也沒有美國這兩個盟國。世界現在又一次的在注視着英國呢。

一個社會主義的外交政策，就是一種精神的繼續。這種精神曾經將英國提高到她前所未有的地位上去。要求這件事情，難道是對工黨或者是對英國不忠嗎？我們也沒有要求付決的必要，這裏我們祇準備將我們的控訴暫時告一段落。

(譯自英國論壇報)

而我們社會主義者應和陸共存的國家和平的友愛相處在一起。最後，我們認爲，在因傳統及結構而和社會主義民主政策相配合的國家裏建立這樣政策的機會，如果我們現在的政策繼續着，她的繼續存在是不會欠的。

我們覺得把這些意見告訴你是對的，而且是需要的，我們認爲這些意見都符合黨所宣佈的外交政策。我們必須說明的是，由於認爲英國及人類的將來是以這些事情而在危險中，我們不能繼續緘默着憤憤着。

- | | |
|------|------|
| 高爾特 | 阿特里 |
| 布拉馬爾 | 馬 |
| 布魯斯 | 麥克格海 |
| 柯夫 | 馬 |
| 克魯斯曼 | 佛 |
| 戴維斯 | 蕭克魯斯 |
| 加羅格翰 | 梅 |
| 海威瓊 | 西爾伏曼 |
| 李夫斯 | 格利佛斯 |
| 威爾斯 | 頓 |
| 瓦特 | 威 |





波蘭戰後的第一次普選

空了



波蘭大選在一月十九日舉行了，波蘭工人黨和社會黨在大選中戰勝了波蘭農民黨，國會的四百四十個席位，三百八十三個入於波蘭工人黨，社會黨，民主黨等民主政黨集團之手。

波蘭這一次選舉不只對波蘭是有史以來的大事，對於全世界，它也有極大的影響。

波蘭這個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先被納粹於一九三九年九月間以兩星期之間全部佔領，到一九四五年才被蘇軍解放。納粹佔領了波蘭，波蘭當時的政府當局就逃到倫敦成立起流亡政府來。

波蘭政府從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大戰後宣告復國起，就一直在畢蘇斯基及其黨徒的獨裁控制之下。雖在一九二一年創立了憲法，但波蘭民眾迄未享受過真正的民主權利。所以在波家滅亡之後，代表大地主的政府官吏都逃到倫敦去過寓公生活，但仍建立了一個流亡政府，其目的就是俟他日照國獲勝時，他們好在英美帝國主義者的保護下重回華沙去繼續作獨裁統治者。波蘭民眾身受亡國之痛，回想復國二十年來的史實，認定波蘭再嘗亡國苦味，都是爲了政治上沒有民主，於是留在國內的各波蘭民主黨派，便把民眾組織起來，發動游擊戰爭，流亡到國外的各民主黨派，則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在莫斯科成立了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希望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和肯真心幫助弱小民族的蘇聯，重建新的民主波蘭，不再叫獨裁者支配人民的命運。

波蘭民主人士的願望到一九四五年蘇軍解放了波蘭時，終於實現了。不過他們的勝利並不是由「坐待勝利」而獲得的。據一九四六年五月的統計，波蘭工人黨的卅一萬黨員，大部皆曾在地下領導波蘭人和德軍從事游擊戰，並在地下國會中由該黨倡議團結全國的民主力量，成立了波蘭人民的武裝部隊，協助蘇軍解放波蘭。

蘇軍和波蘭人民合作解放波蘭這一事實使坐在倫敦享受流亡清福的獨裁流亡政府不能不垮台，但波蘭的民主黨派集團爲了表示團結一致，允許

倫敦流亡政府的人士參加由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改組成的盧布林臨時政府，而成爲全波的聯合政府，波蘭農民黨領袖米柯拉克藉此變成了波蘭內閣的副總理，並分得了三個部長。

波蘭新政府的主導力量當然是掌握在民主政黨集團手中的，這個新政府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廿一日先跟蘇聯訂立了互助友好條約，接着跟法、意、捷、南等國建立了正常的友好邦交。跟英美的外交關係雖也建立了起來，但因爲英美一貫是積極支持米柯拉克的，所以對這個新政府總是感覺不滿，不滿雖然不滿，但面對着波蘭人民自己鬥爭出來的成就，英美也實在無可奈何，何況幫助解放波蘭的又是蘇軍而不是英美軍。英美之肯同意蘇聯的提議以盧布林政府爲基礎允許米柯拉克倫敦流亡政府參加組成聯合政府，也是爲了這個原因。假如波蘭是由英美軍解放的，那我們可以斷言，決不會有擴大倫敦流亡政府允許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份子參加的事！

米柯拉克參加了波蘭新政府，因爲得不到人民的信仰，不起太大的作爲，使英美感覺很不舒服，於是又決定在波蘭將舉行戰後第一次普選這問題上來作文章。

波蘭由一九四五年到本年一月選舉之前的政府，不是由全波人民普選產生的，在法理上講，還是臨時政府，正式政府須在最近這次普選後才能產生。

這次波蘭的普選也可說是根據雅爾達波茨坦兩次會議的決定而來的，當時蘇美英三國在互諒下使盧布林政府和倫敦流亡政府合流並決定波蘭應儘速舉行自由而不受限制的選舉。

在這次普選之前，波蘭在去年（一九四六）六月卅日已舉行過一次對三個問題的公民複決投票，那三個問題是：

- (一) 未來議會應設一院或兩院（結果贊成一院者佔百分之六十八）
- (二) 對新政府已實行的土地改革工業國有等基本改革是否贊同（結果贊同者佔百分之八十七點一）
- (三) 贊同不贊同恢復以奧得河及尼斯河等爲波蘭國境及波蘇友好聯

（結果是贊同者佔百分之九十一點五）。

這次普選之爲一院制就是由那次公民投票決定的，而這次普選民主黨派之將獲勝也就由那次公民投票看出來了。

這次普選本定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底舉行，因爲米柯拉克等反對派自知不能在普選中獲勝，用種種方法阻撓，對選舉法的規定選舉日期的抉擇，屢次對各民主政黨集團的提議表示異議，致拖延到本年一月十九日才獲舉行。

在普選之前英美都會照會波蘭政府，要求各黨派在選舉中應有平等權利，並說目前波蘭情況不能認爲是在「自由狀態」之下。事實上波蘭民主黨黨集團因爲全勝在握根本沒有在選舉中壓迫反對黨的意思，倒是米柯拉克克的波蘭農民黨在全國內地不斷的進行暗殺和小規模的武裝叛變，所以波蘭政府對英美照會的答復是「波蘭不能容忍外國勢力干涉波蘭的自由選舉」，蘇聯對這問題也對英美表示過意見認爲英美不應干涉波蘭選舉否則便違反了三強合作原則。

波蘭普選終在一月十九日舉行，民主黨派集團也照預期的獲了勝，戰後第一任總統已選出貝魯特。但英美仍本着他們一貫的態度表示對這新選出的政府將不予承認。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批准國務院於一月廿九日發出聲明，說「波蘭政府違背嚴肅之諾言，在一月十九日普選中，未有選舉自由」。並宣傳要（一）否決波向世界銀行貸款五萬萬美元的要求，（二）今後對波之糧食與工業之設備救濟品暫不裝運。英國則於二月六日由外交部發言人證實英已訓令駐波大使禁止其參加波蘭新國會會議，並說英對波選舉不滿對於英國決定是否最後仍支持以波前領土四萬公哩合併於波蘭可能若干影響，此外倫敦又傳英國可能拒絕把波蘭存在英國價值四百萬鎊的黃金歸還給新政府。

但是這次波蘭普選是不是自由選舉呢？這問題可以叫反對這次選舉最烈的美國看看自己人民的意見。

先說前聯總署長拉加第亞，他尖銳的抨擊英美干涉波蘭選舉的態度，他認爲英美在波選舉前送給波蘭政府的照會「不合理，不必要與不公正」。他說不管英美外交人員將波蘭實際局勢如何曲解，波蘭政府正在努力改革且在國家復興上已有可觀的成就，如說波蘭在選舉時未予人民自由表示其意志時，拉加第亞進一步指出來，根據波蘭選舉法選出來一個獨立的候選人比較美國的選舉法在紐約推舉候選人要容易的多。

紐約下午報前主編羅夫。英葛沙當一月十九日大選開始時趕到華沙參觀，他發電給下午報證明他所見到的選舉是忠誠的，自由的，天主教女修道士反對黨都很有秩序的參加投票，每一個人像美國選舉一樣證明了身份合格後，給他一個未封口的舊信封，放入所投之票，封好，投入票櫃。這

是秘密的不記名投票，投票人都不很尊重其事。英葛沙和波反對黨的守舊者談話，他們也說他們對投票無可非議。所以他確斷沒有理由可以令人相信波蘭大多數人民在這次選舉未表示了他們的自由意志。

英葛沙還報告了一羣在華沙的美英記者和波蘭政府關於選舉是否自由的爭執。因爲英美記者屢發電說波政府爲了競選逮捕反對黨人，波政府預備了極長的表冊說明真相，英美記者都不耐煩。波政府發言人說：「我所要求於你們的不過是請你們拿出來同於靜聽米柯拉克談話的耐性！」英葛沙證明波政府的報告就是最喜悅毛病內英美記者也不能否認那是事實。英葛沙又說，不錯，在波蘭是有一種人形有得到選舉權，那就是反民主的純粹份子，但純粹份子不也是英美政府和英美記者乃至米柯拉克等所共同反對的敵人麼

由這些真正美國的人民的呼聲我們已可證明，波蘭這次普選並不是不自由不民主的，反之也許是因爲太給反對黨米柯拉克等以自由以致造成了他們在波蘭國內進行暗殺，在國際上製造謠言的機會，在選舉進行中會有廿三個人死亡，其中有七個人是士兵十六個是匪徒，全國發生的匪徒騷擾事件約共十二件以上，都是反對政府的反動份子幹的。

爲什麼英美一定一口咬定說它不民主且要堅持不承認，並用種種經濟上的壓力來威脅它呢？這理由很簡單，那就是波蘭在新民主主義的政府管理下已有了極大的成就，那成就，乃是帝國主義者所最害怕的事。

紐約下午報在十二月底發表過一篇論波蘭及未來的民主一文，向美國人講，美國人不應當想在他國的土地上強迫實行美國式的民主，應當記得不同的國情將產生不同的民主方式。他認爲波蘭政府和美國政府之間的歧異是：波蘭以爲用限制個人自由換取得全國的經濟的安全保障是值得的，美國却認爲這完全錯誤，這就是不民主。他認爲美國是完全錯了，限制個人自由保障全國經濟安定是一個新的世界潮流，如果美國不追隨着前進，它將發見自己孤立於一切新的社會主義國家之外！

英美的反動統治者真不懂這新的世界趨勢嗎？並不是的，只是他們認爲這是對他們不利的趨勢，所以要加以阻撓！

在這前提下，我們可以相信波蘭的選舉問題英美一定還要繼續反對下去，范登堡最近已提出來再由美英蘇協商以求解決的意見，這並不是說他尊重三強協商而是因爲今日要推翻波蘭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已捨此之外無他道了。但是，三強即使完全一致，事實上也不能改變一個國家大多數人民的意志，何況蘇聯還是一個決不願違反他國人民的意志，干涉他國內政的國家呢！

人民能自己起來解決自己國家的問題，強國的干涉將無所施其計，波蘭的這個前例，實是世界上最弱小國家的榜樣！

波蘭向西 方推進

子風譯



作爲她把克松繞以外的十萬四方哩的土地割讓給蘇聯的補償，波蘭從西方獲得了六萬一千方哩的土地，約等她目前總面積的三分之一。這一幅南起自蘇德台山麓，北達波羅的海岸的新領土，自從中世紀初葉以來就一直向有波蘭人居住，由波蘭王子來統治。這些王子的肖像目前依然可以在西里西亞的教堂裏看到。因此，對於波蘭，這一幅土地可算是名副其實的「收復區」。

在波茨坦會議的時候，當時估計波蘭要割讓給蘇聯的土地約值九萬萬英鎊，而波蘭從西方獲得的土地，面積雖然小一點，價值却約達二十二萬五千萬英鎊。這一幅土地不獨農業發達，而且有許多高度發展的工業和無窮盡的礦產。假如能够把它全部開發，那麼，波蘭可能在很短速的期間內成爲一個先進的工業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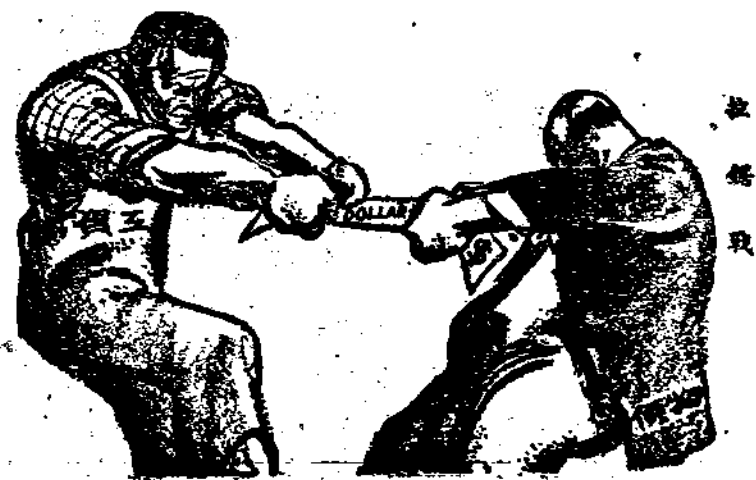
在這一地區裏的工業建築，連局部破壞的部計算在內，約有一千所以上，其中包括煤礦場廿

一所（有些是歐洲最新式的），棉織廠一百五十二所，鋼鐵廠三十九所，家具廠三十三所，發電廠二十八所，製革廠十六所，製糖廠十二所。這一切的工廠都是規模龐大，佔有重要地位的，而某幾種工廠僱用的工人每廠會達五千人以上。這一千間工廠所僱用的工人的總數雖然沒有正式公佈過，但一般估計認爲總有一百萬人左右。即使在今天，一部份的工廠給戰事破壞了，而廠內的機械設備也不過剩下三分之一可供動用，但這一千多間的工廠依然僱用了廿四萬工人。

比較地來說，煤礦場所受的破壞沒有像其他工廠所受的那樣嚴重，因而波蘭人就能够很快的恢復煤礦場的工作。例如下西里西亞的煤的產量，在本年度的最初七個月內是三百零八萬噸，在一九四五年的最初六個月內是一百八十萬噸，在一九三八年（德人時代）是五百三十萬五千噸。至於全部收復區的總產量，在本年度最初的七個月內是一千五百萬噸，一九四五年的最初六個月內是五百八十萬噸，一九三八年（德人時代）是一千一百三十萬七千噸。由於在這樣短速的期間獲得驚人的進步的原故，波蘭的工業部長感覺到頗有把握計劃在一九四七年產煤六千萬噸，一九四八年七千萬噸，一九四九年八千萬噸，煤是波蘭的主要出口商品，同時也是使波蘭能够跟蘇聯，瑞典，法國，瑞士和其他十餘個國家恢復出口貿易的一個因素。

今天，佔波蘭全部產量的百分之卅一點二和佔全部輸出的百分之四十二的煤是來自這一幅新的地區的。此外波蘭全國的棉織品的產量的百分之二十，鐵的產量的百分之三十，鋼的產量的百分之十和鐵道車輛的產量的百分之五十也是來自這一地區的。在以前喚做布勞斯紐（Breslau）

現有十六萬波蘭人目的陸克率（W. Polak）



每一個經過波蘭西部的人都會因看見波蘭人開拓這一幅廣大的土地的神速而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一塊土地上的沉毅的條頓民族的風格已經消失了，它已經變成波蘭土地的一部份，充滿了斯拉夫的氣氛。在許多城鎮和鄉村裏，差不多所有的街道的德文名稱都改作了波蘭文，每一個人現在都說波蘭文，可是在一年前這裏普遍聽到的却是德文。現在無論在街上，在酒店裏和在辦公室裏辦公的人，從地方長官到街頭的賣報童，沒有一個不是波蘭人，至於那些還留下來的德國人，他們形成了一個自我忘却銷聲匿跡的小集團。他們盡量減少說德文的機會，同時除了往市場和小攤子把他們剩餘的衣服和家具在未回德國前通通賣掉外，他們很少有其他的戶外活動。那一地區裏的復興工作可以說是差不多有點

歐奇蹟一樣。在短短的一年間，約有三百二十八萬六千人從遼遠的地方移居到這裏。這約等於一小國的人口。移民，不獨已經安頓下來，而且生活已經有了保障，能够自食其力，從事各種農業的操作。即使在一個大規模的移民已經成爲很普遍的事物的時代，這一回的波蘭的移民墾殖的工作，無論在數量上和速度上都是破紀錄的。根據「收復區」部長發表的數字，目前收復區的波蘭人口是四百二十八萬六千人，其中約一百萬人是在世代居住在這裏的。移民裏面大多數是從克羅地亞以外的地帶來的，也有一小部份來自波蘭事變的波蘭的中部。有時整個的村莊向西方移動。村莊的居民，男女老幼，攜帶他們的牲口農具和衣物，浩浩蕩蕩的向西部德人放棄了的村莊推進。遷居到這一塊新墾地的移民裏，有五萬是西伯利亞和蘇聯的荒遠的地區移居過來的猶太人。

根據波蘭的統計，這一幅土地在戰前有六百多萬的德國居民。但當德軍在一九四五年撤退時，三份之二的德國居民也隨着德軍撤出了這幅土地。留下的德國人有許多已被放逐出去，其餘的也在被放逐中。由於不久就有五十萬波蘭人從現在是蘇聯領土的地區（包括拉特維亞）移居到這裏，同時另有一批更大的移民會從歐洲各地移居過來的原故，恐怕不出幾年的光景，這一塊土地的人口就可以達到戰前的數目了。也許波蘭當局對於這一種工作有點過份的樂觀，但很顯然的，不少的波蘭人已經因爲聽到收復區的生活較爲優裕，而自法國移居往西里西亞了。

從農業方面說，波蘭從西方獲得的是一塊較地在東方面去的更爲肥沃，開發的程度也較爲高度的土地。這塊土地的現有的二千二百萬方哩的耕地已經分割成無數的小田莊，每一田莊的面積

經濟蕭條的徵兆

大多數美國人都相信，經濟蕭條即將到來，目前已經看到一些徵兆了。

旅館業的生意大約比前年減少了百分之四五十。以前人們到南方去旅行，如果不在旅館預定房間，準得在車站或汽車裏過夜。今天，只要你腰包裏有錢，不要說租一兩個房間，租一層樓也不成問題，有些旅館老闆已開始用廣告來招徠生意了。

出版界也大大倒楣。從前一出版就給搶購一空的期刊，現在成千的退回給出版者。

股票市場已經喪失了兩年來所得的四十點。由於存貨太多，不得不削價出售，好些商店都虧了本。

最近幾個星期，一共有兩百餘家夜總會和娛樂場所關了門。紐約市郊有一間餐室，幾年以來，如果你在那裏吃一頓中午飯或晚飯，就非和人家「搭檔」或等候凡十分鐘不可，可是今天也經常有空桌子了。

這樣的現象不難解釋的，物價差不多都漲了百分之五十，但千百萬人民的收入絲毫沒有增加，同時大家都看到物價會上漲，誰還敢亂化錢呢？

不會小過十七英畝，也不會大過三十六英畝。波蘭的其他地區一樣，這裏還沒有用集體方式來推展農作的運動。國家佔有了三百多幅大田莊，用一種新的方法來耕種。每一幅田莊由數家農戶用集體的力量來耕種，這種「共耕」的方式以五年爲限，限期滿了把這一幅田莊分給耕戶。

新的省份的穀類的產量還沒有達到自給的程度。不足的数量由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和蘇聯輸入。一九四五年當德軍撤退的時候，只有百分之五的大農場和大約百分之廿五的小農場的耕地依然有耕作進行。當時除了幾條耕牛外，一點兒的馬的影跡也看不見。在割讓給波蘭的那塊東普魯士的土地，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牲口完全走光了。但是，據布勞斯紐的省長告訴記者：整個收復區今年已恢復了五十萬匹馬和二十萬頭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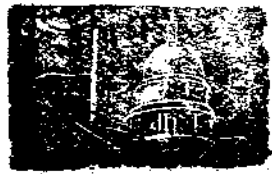
這一幅地土除了將上面說過的財產帶給波蘭外，它還將另一種財產帶給波蘭。由於獲得這一幅土地的结果，波蘭的海岸線由五十四哩擴張到三百一十哩，獲得了某些如斯提丁（現在改稱 Dniezouj）之類的頭等海港，和控制了整個的

但澤（現在改稱 Gdansk）。據最近發表的數字，戰前斯提丁的出入口貨運每年達六百八十萬噸。由於奧特河現在也入了波蘭的手裏，波蘭的南部和南部跟波蘭的海運更方便了。斯提丁和它的週圍的地帶很快的就洗脫去那些德國的色慾。據說在過去的七個月內已經有二十七萬二千德人離開這一地帶，另外還有二十四萬德人也快要離開了。這個海港慢慢地變成一個完全的波蘭的海港，而且在不久的將來會成爲輸出西里西亞的煤和其他產品的主要的海口。

在過去，波蘭人是很少有機會來表現出他們自己作爲墾殖者的才幹的。假如人類生活和事業作標準來量度波蘭人的墾殖的成績，這也許會要經過整個一代的時間纔可以看得出來，但儘管如此，波蘭人復興那些新近獲得的土地的初步工作，其中包括在極度困難的條件下遷移三百萬以上的居民和修理組織那些被戰事蹂躪的城市，鄉村工廠和田莊，却無疑的是表現了一種卓越輝煌的成就。（譯自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倫敦泰晤士報）

論美國經濟動向

卓芸



去年年底(十二月廿三)，美國「時代」週刊以首篇談論勞工問題，集中火力攻擊美國產業職工大會所屬工會要求增加工資的根據。這個根據，就是該會請南生先生(Robert R. Nathan)搜集材料而編寫的報告。題目為一九四七年的國家工資政策。

這個報告發表後，美國的資本家當然很氣憤，很焦急。因為它根據事實，說資本家在去年賺了許多錢，儘管增加工資，還是一樣賺錢。「時代」週刊的態度，代表著這批資本家的。

南生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說去年美國資本家全年利潤是一百五十萬萬美元，比戰時最高額，即一九四三年還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工人的工資，雖然每小時的工資是增加了，因為取消了戰時加工，及生活費的增加(從一九四五年一月以來，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工人的實際工資是減少了。結論是：要把實際工資轉到一九四五年一月的水準，必須增加工資百分之二十三。如果增加百分之二十一，也只增加資本家支出五十一萬萬美元。據他說，一般的說來，是可以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而不致影響物價。

時代週刊說這個結論是「爆炸性的結論」。它說，「一般說來，工業方面承認南生報告中的大部分事實，」却無論如何不能同意他的結論。

為什麼呢？時代週刊引了資本家的看法，我們放開不提，還是直接從美國銀行家們的喉舌，來找回答。

在去年年底，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封面上有這樣的標題：「稅減輕了——利潤增加了。」在報告公司利潤欄中，這樣寫着：「一九四六年的公司利潤會達到一百二十萬萬美元。這是歷史上最高的數字(以前的高峯如下：一九四三年是九十九萬萬美元，一九二九年，亦即經濟危機大爆發的一年，是八十三萬四千萬美元)。而且還說：「一九四六年最後一季，比本年平均率要高得多。」

一百二十萬萬美元，和南生報告中的一百五十萬萬美元間有三十萬萬美元的差別。什麼原因呢？因為「商業週刊」的數字，已將相當大的一部分利潤，用發薪分紅，準備金，等等名目先行除掉了。其實，就是一百五十萬萬的數字，也只有比實際數字還小的。

這個歷史上空前的高額利潤，已足使我們普通人嚇倒了。但是資本家却還嫌不夠。這本週刊上說，這個數字雖大，還不及以前的多啊。他用的這樣的說法：「一九一七年，公司利潤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一九二九年，國民收入總額增加，公司利潤則佔百分之十。今年，國民收入比一九二九年增加了一倍以上，公司利潤却比那時增加了一半都不到，算起來只佔總收入的百分之七。二。」就這樣，把空前未有的利潤數字，輕輕的在以百分率為比例之下掩蓋下去了。

資本家們在懷念一九二九年，那是「值得」懷念的，一九二九年，正是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大爆發的一年。他們懷念，却也帶着很深的憂慮。上引的時代週刊上，帶着恐懼似的問：「說到公司利潤，誰又能預算一九四七年是怎樣呢？」

美國資本家們的這個一百五十萬萬美元，是那裏來的？商業週刊上說：「取消過份利潤稅對這種令人快樂的情形，貢獻頗大。」這是不錯的。但是最基本的，他們的這種「令人快樂的情形」，是建築在千千萬萬人民的「令人貧困的情形」上的。觀察了說，是在資本主義的壟斷者們提高物價和壓低工資，加緊剝削工人中壓榨出來的。



先看看物價吧。

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官方材料，去年美國物價的波動是這樣：在一月到五月的五個月中，一切物價都逐漸的高漲了。該局的解釋是因爲工資增加了（如鋼、鐵、煤等工業部門），所以物價提高。事實上，物價提高，是超過了增加的工資的。六月，正當國會辯論物價管制和物價管制局的權力問題時，物價便扶搖直上，成爲全年物價漲得最快的月份。一直繼續到六月三十日，沒有再繼續管制局的權力時，便又突破而到了新的高峯。從六月中到七月中，消費物品的零售價格增加了百分之五·八。食料的零售價格一下子增加了百分之十三·八。這是空前未有的一個月中的高漲。主要的是因爲控制肉類和生油的資本家們，幾個星期不放貨出來，市場絕跡，後來便以高價在市場出賣。到了七月，當國會還在辯論物價管制局的將來時，一批發價就在七月一個月當中漲了百分之十·一。據勞工統計局說，這是該局開始從一八九〇年編製統計基數以來，一個月中的最大跳躍的一次。七月廿五日，恢復管制，但亦未能制止食料或其他商品的零售價格的高漲。批發價格，雖然由於物價管制局重新管制而稍跌落，但六個星期之後，幾又恢復原狀，物價便又超出了六七月間的數字。十月十一月間，杜魯門總統幾乎把一切物價管制都取消光了。勞工統計局在這個時候曾經說：「在零售及批發的一切分配活動上，平均價格又到達了新的高峯。」作者見到該局所製的一張一九四六年消費品價格比較表，可以看出，如以一九四六年一月爲一〇〇，則六月爲一〇二·八，十二月爲一一八·四。只有上升，沒有分毫下降。

單單看物價高漲不再看看物價高漲下一般人民，特別是工人的生活，還是看不出他的嚴重影響的。

美國加里福尼亞州的加州大學有一個海勒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根據他們研究的結果，他們發表了「最低限度的合乎健康的平常生活」的家庭預算。既然是最低限度的，也就不包括貯蓄，教育和娛樂費也極少，不能吃稍好些的肉食，父親要六年才能買一件大衣，三年買一套新衣服；母親則四年才能買一件冬大衣，一個星期只能吃一磅牛油。這個生活標準，自然比中國的勞動者好得多了，但在美國却是被認爲最低限度的了。再比這個低，一個家庭就要營養不足了。該委員會在一九三五年時，認爲一個工人家庭每年至少需要一千二百六十一美元才能過這種生活，但實際上平均工人平均只有一千〇八十二美元，即二十元八角五一個星期。（美國的工資一般的以星期計。）一九四一年應有二千〇四十二美元，但實際上平均只有一千六百〇四美元。

以去年而論，資本家的利潤是歷史上最高的，工人生活怎樣呢？據該委員會的家庭生活預算表，一九四五年九月，最低生活費應爲每週六十二

美元，實際上平均只有四十七元八角七分美金，即是差二十一元一角三分。一個月就至少差八十四元五角二分。一九四六年一月，生活費增加到每週六十元五角二分，收入却只有四十一元一角五分，即是差十九元三角七分。五月，生活費又增加到六十一元九角五分，收入只增加到四十二元五角，即是差十九元一角四分。到了十月，生活費增加到七十元五角二分，收入也只增加到四十五元八角三分，即是差二十四元六角九分。以月計，則差九十八元七角六分，比起一月來不足數增加了十四元二角四分。工人家庭的生活是一天天的困苦下去，許多東西不能吃到或減少，營養也就一天天的減少。據美國產業職工會的工人生活實地調查，百分之七十八的家庭，平均每週減少牛奶四磅一，百分之八十九的家庭，平均每週減少牛油一磅三，百分之十二·五的家庭，平均每週減少雞蛋一打七。牛奶、牛油、雞蛋是美國人最普通最主要的食品，現在也不能不減少了。

美國資本家們的一百五十萬萬美元就是這樣來的。我們還不可能在這篇文章中多談到在提高勞動強度方面的剝削，那要另外專門來談的。

美國六十家壟斷資本家就這樣肥了。幾千萬的工人和他們的家庭就這樣走向飢餓。

美國資本主義的這種情形是嚴重的！美國的國民總收入在增加着，（前面說過，比一九二九年增加了一倍以上），資本家的利潤在增加着（前面說過，比一九四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比一九三六——三九年每年平均增加四萬萬增加了將近四倍，比一九二九年約計十萬萬增加了十五倍左右），而在國民總收入中，工人的工資及職員的薪金在戰時是佔百分之六十七·七，一九四六年却只佔百分之六十二·六了。美國產業職工大會主席說，這是比一九三六——三九年的蕭條時期還低的。

資本家的利潤是在不斷增加着。工人和家庭的購買力在不斷降低着。工人的生活水準隨着生產率，利潤和國民收入總類的增加而相對的降低着。這樣，美國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是在劇烈化和尖銳化起來。工人的購買力在降低，國內的市場在縮小，資本家要追求高而更高的利潤，只有縮減生產，加緊剝削工人，結果只有造成大批失業。物價不得不降低下去，但是，在大批失業之下，一般的生活水準隨之而進一步降低，資本家是無法逃出危機的。資本家這樣做法，只有引起廣泛的反抗失業，要求改善生活的鬥爭。爲了生活，工人是一定要起來鬥爭的！

美國的工人，已預見美國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將近來到，他們是準備以鬥爭來迎接和回答它的。美國資本家呢？現在也在準備着，他們準備以繼續加緊對工人的壓迫和剝削來保持自己的利潤。這只有使他們自己陷於更深刻的矛盾中去！

美國經濟恐慌的根源

益智



最近著名世界經濟學家伐爾加氏著文分析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指出美國在最近的將來，最遲不會超過一九四八年，也許會更早些，就會發生新的經濟恐慌。伐爾加氏舉出三個事實，顯示美國的經濟危機已經逼近：一、商品存貨正在增加，二、原料現貨交換價格已開始銳減，三、工業股票行情已迅速低落。

伐爾加這一估計是完全正確的。

我們可以說：美國的經濟發展到了今天已經登峰造極，它已達到了繁榮的頂點，今後它所走的是下坡路，而這下坡路在不久的將來便將墮入恐慌的深淵。要是以工業生產來說，美國在今天可以說是達到以往和平時期所未有的繁榮，假定美國工業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九年間的生產指數為一百，則就稱美國有史以來最繁榮的一年（一九二九年）也不過是一一〇，一九四一年是一六二，而去年前十個月已達一八五。再以美國人的購買力來說，這也是有史以來所僅見的，目前美國人的購買力是四百二十萬萬鎊，一九三八年只有一百八十八萬萬鎊。但何以在這「繁榮」聲中，世界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認為美國經濟恐慌的時期即將到來呢？例如美國的工業家道奇汽車公司的總理何爾

登 (E. Holden) 氏曾經諮詢過七十二位經濟專家的意見，其中有五十三位專家預測，美國在一九四七年以前，就將發現商業的凋蔽，同時物價即將下跌，而失業人數亦將增加。又美國某新聞社亦曾訪問了十四位著名經濟學者，他們也不約而同的回答，經濟恐慌，即將到臨。他們立論的根據雖然不盡相同，所說的時期也有參差，但美國經濟恐慌之終難倖免，却幾乎是一致的結論。

爲什麼美國經濟恐慌是無可避免的呢？這原因我們認爲應該求之於美國資本主義本身矛盾之中。美國，正和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由戰時生產轉入平時生產，必然會遇到一個基本的困難，即人民大眾購買力的水準不能適應戰時時期已經發展了的工業生產水準。就是說：在戰後，一方面，資本家爲了追逐戰爭時期同等高度的利潤，而加緊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另一方面，勞動大眾的購買力却已相對地減縮，而被壓制在較低的水準上。這樣，工業生產力的增大，就不能不碰到大眾購買力萎縮的障礙，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基本原因，也是資本主義發生週期經濟恐慌的規則。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社會性與佔有底私有性矛盾發展之必然結局。

我們現在即以美國爲例證來說：美國商務部曾以一九四六年前八個月內美國各級人民所得，與一九四五年同一時期的所得相比較，列表如下（單位：十萬美金）

工資及薪金	股息及利息	企業家所得地租及特權所得	政府之補助及救濟金	其他	總數
一九四六	六八,三七〇	八,三八八	二一,二二〇	七五一	七,三三六
一九四五	七五,七四二	七,三七九	一八,六〇一	六四五	四,一〇三
					一〇五,九六五
					一〇六,四七一

從這個表中，我們可以知道一九四六年前八個月比之一九四五年同一時期內，資本家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十三至十四，而工資及薪金却減低了百分之十。然而事實猶不止如此，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字，一九四六年的工資較一九四五年的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三，如果再加上去年美國物價高漲而計算工人購買力的損失，則實質工資比前一年已降低了百分之三十。又美國農業部去年曾調查人民的流動資金，結果發現所謂戰時積蓄大部份集中在收入極多的大資產階級手裏，這個數目發表後，其廣告公司曾登報勸告顧客，以後刊登廣告，應以佔美國人口百分之三十的富戶爲對象，因爲他們擁有百分之八十七的戰時積蓄，而其他的百分之七十的人，以爲缺乏購買力，大可不必顧及。由此可以證明戰時美國財富之集中情形，勞工階級，辛勤所得，幾乎全用來購買日用必需品，有時還須借貸度日，而大資產階級却無論怎樣窮奢極欲，所耗費的也不過九牛一毛。其剩餘資金多爲投資準備金。這種結果，自必至於生產發展，大多數人民的購買力愈薄弱，這

就是生產力與購買力的矛盾，這種矛盾發展的結果，自必引起美國之經濟恐慌的。

再我們來看美國資本蓄積的趨勢，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戰時（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公司的純利潤為四百七十二億美元，除了二百九十九億美元分配為股息外，其餘二百五十三億元，全作公司的準備金，而作為股息的二百九十九億元也不會全用在消費資料上，根據全國經濟委員會的調查，佔全國總數百分之二一的人口竟擁有全國百分之六十的股息，另外百分之二一的人口，又擁有百分之二十的股息，由此可知享用股息的是大資產階級，他們收入的大部份是供作投資而不是拿來消費的。資本蓄積一方面是生產量激增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勞動生產力提高所造成。根據戰時勞工局的估計，工人的生產力在戰時約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這就是說：一九四五年三個工人一天的生產量已可抵得一九四〇年四個工人一天的生產量，但這不過增加了失業羣罷了。由這裏

我們可以得到結論：第一、是資本蓄積的數量雖然大大增加，可是用作支付工資的一部份却反而逐漸減少了；第二、是由於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被游離出來的勞動力量變成了失業羣，所以生產力愈發展，人民購買力與工業生產之間的距離愈擴大，經濟恐慌的根源即在於此。

市場的帝國主義政策來延緩經濟恐慌的到來，他們知道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危機是用經濟力量轉入到戰爭準備的競爭來渡過的，一九三七年的經濟危機也是由於第二次世界戰爭的爆發而阻止了的，美國帝國主義所以今天仍舊要保持強大的軍力，仍舊維持着強大的軍事預算，並在加緊進行對外經濟軍事擴張，用金元貸款政策來達到其控制世界的企圖，這無非要造成美國獨霸世界來延緩國內經濟恐慌的到來。但是這種種都是沒有用的，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法則是無可避免的，何況今日世界人民的覺醒程度已非第一次戰後的大人民所可比擬。今日世界上已存在着無比強大的社會主義的蘇聯。美國帝國主義種種反動的軍國主義政策不但不能緩和它本身的經濟危機，而且祇有加緊暴露它的羸弱的面目，加速美國進份子份步的覺悟，加速美帝國主義矛盾之於發展已！

★

德境英美

佔領區經

濟合併的

意義

★賀姆斯作

宣佈德境英美佔領區經濟合併時，貝文向紐約的聽眾說：就德國而論，這是他們經濟困難結束的開始呢。

大西洋彼岸的回聲，祇是一個痛苦的呻吟；同時，另外的兩個問題是：假使這是開始的話，那末，結束可能是什麼呢？

這個協定的內容，非常不明確，不能給這個問題作一答案的。真的，這個協定祇不過是這兩個行將破產的佔領區一種冒險嘗試而已。

這一點，就連一個瞎子也可以看出。這對於美國人，是大有「勝負之券，操之在我」之概。

關於這個協定，要以二萬萬五千萬鎊的經費來實行這種計劃。經費分成兩等份，是由兩位合夥者分担的。而這兩合夥者之間是不平等的。

英國被這次戰爭弄窮了。而且在經濟上她是受着這位金元王國的合夥者支配的；可是，因戰爭大發其財的美國呢，則成了金元的

主宰。

基於「二一分作五」的基礎，來進行這種計劃的公平性是什麼呢？當貝文說出這是結束的開始時，我們不妨問一聲：究竟是什麼結束？

答案是：貝文先生竭力掩飾着佔領區的虛偽政策及其失敗的結果，而給英國人民購得了一個騙局。這個協定，充滿了很多的問題。這些問題我們都要求得到解答的。

關於這個計劃的費用，沒有精密的計算，就連一個預算也沒有造出來。這項二萬萬五千萬鎊的數目——我們必得付出一萬萬二千五百萬鎊——依照達爾頓 Daltan 先生在國會的說法，祇是一個「建議」而已。

而且，沒有一個建議說出這個鉅大的數目該怎樣以及在什麼時候要付給的。同時，關於英佔領區的行政費用，也沒有一個預算製造出來。這種費用，我們一定依舊繳付的。總之，這個計劃的結果，是在英國既有的重担之上，更加大地增加重量而已。

不實行照過去所同意的對德國內政改革的話，這種協定對於德國人民能生出什麼差別呢？這個協定能作為盟國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波茨坦所同意的諸原則的代替物麼？

讓我們提出對目前情勢有特別關係的幾點談一談，這幾點對於政治的，經濟的德國政府，對於協定中準備着的統一的德國中央政府有關的。

波茨坦宣言申明着：「在盟國統治時期內，同盟國在共同處理戰敗德國政策上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原則，已獲得一致的協議。」

波茨坦協定規定：在這一期間內，行政分治是正當程序，可是也

為財政，運輸，交通，國際貿易以及工業方面建立起集中的部門來。同時，外長會議也該準備：「當德國政府適合於這種目的時，一個為德國政府所接受的對德和約就要建立起來了。」

英美合併這兩個佔領區的協定，是已經準備完全忽視波茨坦協定的。

我們不能托稱說蘇聯對於這個問題是漠然置之或緘默的。

莫洛托夫在巴黎的一次演說中，特別論到建立中央德國政府的步驟。他很清楚的指出，蘇聯希望這個發展，並且主張將這個問題交給德國人民，讓德國人民公決：是要一個聯邦政治的德國呢，還是二個統一的中央德國？

史大林於十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對美記者的談話中，對這一點的表示又是非常明確的。

當記者問及史大林關於四佔領區在經濟上是否應該合併，藉以減輕四強佔領負擔的意見時，史大林回答說：「不但德國經濟的統一，就是德國政治的統一也應該恢復起來。」

又問他是否以為現在有可能建立一個德國中央行政的機構，使外長會議起草一個對德和約時，史大林回答說：「是的，我以為是這樣的。」

因此，很明顯地，這條對於一要求德國統一的道路，是向着進展的方面開放着，那末，為什麼再來一個單獨的英美協定呢？

其實，英美行動的傾向是已經遠離了波茨坦的原則，而趨向以聯邦政治做基礎的分裂的德國了。

在美國佔領區內，事情向這個方向發展得更遠。憲法已經為巴伐利亞，符吞堡以及赫斯等處擬定好了。

這些憲法被美軍以大量的華麗詞藻宣傳着，以為這是一件真正的，深刻的民主貨色。但是，事實呢，這些憲法祇是從一九三三年以前的一本中，抽出一點模型來做出的。一個臨時性的混合物。——這些憲法，祇是美國人效率的可憐反映——連標準化都談不到。

結果呢，至少有三種不同的憲法已經被介紹到美佔領區了。假使這種例子，也在英佔領區內接着發生的話，那，這種混亂情形，定要變成更加不堪設想的了。

結果是很明顯的，這只有令波茨坦宣言很難實現，統一的德國中

央政府更難產生罷了。

我們公平的問一問：這個結果不是有意造成的麼？

有些什麼結果可以預見呢？

第一，根據這種分離路線的兩佔領區的合併，一定要分裂德國，而將加強「西歐集團」的政策。

第二，在該兩佔領區內民主改革的進展，將要被阻撓，英美兩佔領區所執行的支持地方政黨來反對民主左翼的政策，將要加強。

第三，在英佔領區的社會化的工業政策——這點，貝文曾被人認為空口說白話的——依舊是空口說白話的。

結果，美國人，「金元的主宰」的美國人，才是真正的勝利者！在他們的經濟貧乏的佔領區以外，準備加上廣大的魯爾煤田，和萊茵區的鋼鐵。

這不僅是一個德國經濟的問題，這一切意味着美國目的——恢復對德國重工業的資本主義統治——的政治力量將大大增長了。

(陳遵譯)



納粹死灰復燃

柏林通訊 · 貝茲門斯作



在過去幾個月，柏林的政治生活，職工會和市民的活動，都集中於市參議會的選舉。這是德國投降後的第一次選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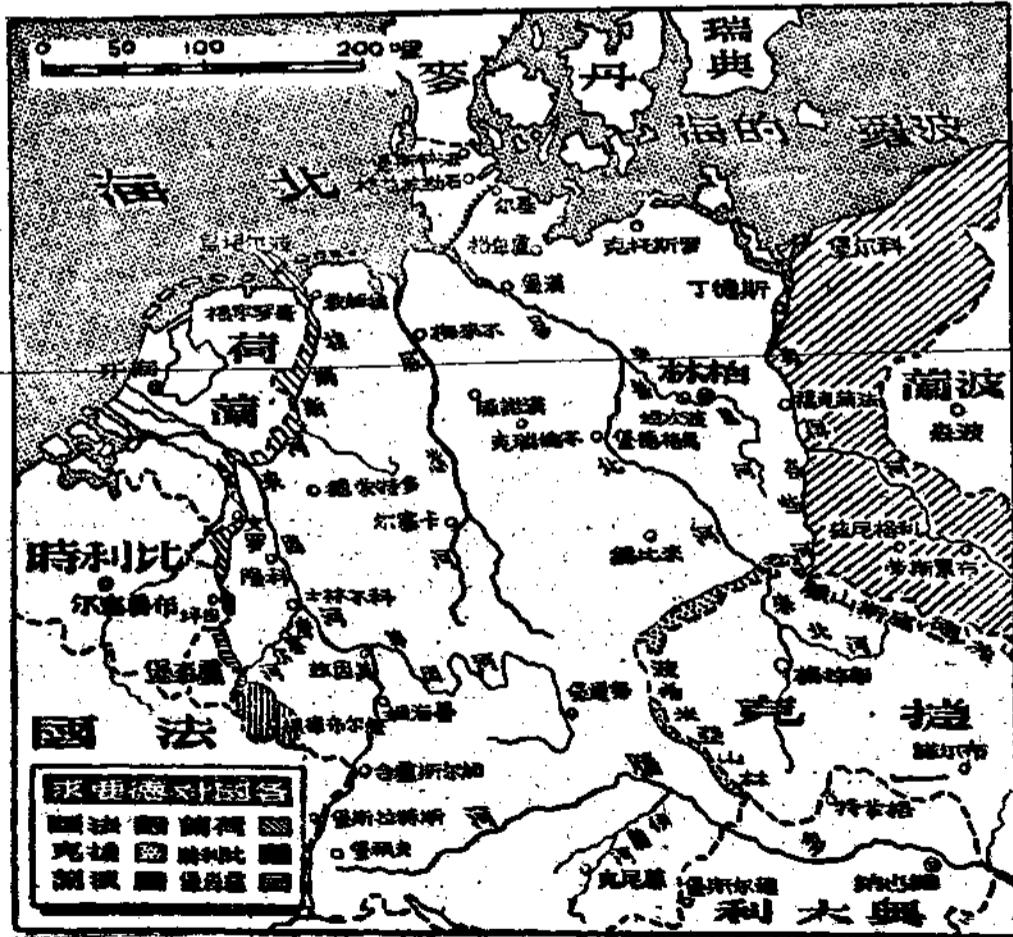
和反動力量的鬥爭。在柏林蘇軍佔領區域裏，德國投降時即恢復組織的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今年春天聯合起來組織成「德國社會統一黨」。然而在社會民主黨之中，有一部份人以許馬舍(Schumacher)為首，反對團結統一。這一部份人得到英美當局的支持，便在英美佔領區裏大顯活動，組織了一個獨立的政黨，在柏林也活動得十分積極。柏林的社會民主黨變成了

一切反對工大階級團結的份子的集合地。社會統一黨在柏林的選舉中提出了進步的民主的口號，如「根除納粹份子，統一德國，恢復和平經濟和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等等。這個黨還要求實行波茨坦協議，贊成對蘇聯和西方強國作合法的賠償。」換一句話說，這是德國走入進步民主發展之途的政治綱領。德國工人和各種職業的人擁護這個政綱，是無可置疑的。然而，選舉決於大多數人民，而大多數人民又曾受過希特勒十年的惡影響。從希特勒政權崩潰到現在，時間還是很短，不足以使德國人民完全從法西斯意識和收場的道德觀念中解放出來。要解決這問題和完全實行波茨坦協議中消滅德國納粹和軍國主義的條款，是需要較長的時間的。

社會民主黨用政治流氓的手段來獲得了柏林選民的投票。他們甚至不惜用報國仇的觀念來愚惑人民，提出了歸還奧德河以東的領土給德國的要求。在這方面，貝爾納斯在斯圖加特的演說給了他們不小的幫助。社會民主黨所提出停止拆卸德國工廠和減輕德國賠償的要求，事實上是鼓勵那些隱藏在德國經濟機構中的納粹殘餘。在納粹影響下許久的柏林居民，也有不少人贊成這種口

對德和約的要求

王 濤



從一月十四日開始，四國外長的代表們就在倫敦商討最關重要的項和約，德國未來的政治和經濟，全決定於這一和約的條款。這一次會議，以及跟隨舉行的莫斯科四國外長會議，都得上大部份時間來討論德國的鄰邦所提出的關於疆界和其他特殊的要求。所有這些要求現在都已經公佈了，但多數帶有一條附則，那就是如果賠款和經濟上的保證不能滿意時，他們還得保留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的權利。在這些國家當中，只有法

號。社會民主黨的政綱並沒有放棄納粹時代的觀點，却向人民保證有達到「民主」之域的機會。社會統一黨極力避免提及各佔領國之間的歧異，社會民主黨則在競選中宣傳中極力讚揚「西方民主國」以反對所謂「東方」的國家。

在選舉運動中不難看出支持與鼓勵所謂獨立的社會民主黨之各種力量。以前是漢登社會民主黨的卡茲 (Katz)，現在以美國勞工聯合會 (A.F.L.) 代表的姿態出現於柏林，他在選舉大會中這樣說：

「在柏林，民主是受美國和英國的制度保護着的。我們美國人希望社會民主黨在這次選舉中獲得勝利。」

柏林的社會民主黨感覺到他們有了這種支持，於是放胆幹去了。

大家都知道，在法西斯統治期間，德國的工人階級運動損失了不少的領導人物。納粹有系統地撲滅工人階級運動的最優秀的幹部。共產黨的損失最大。社會統一黨的領導人物只有一些未遭毒手的老幹部而已，大多數都是後起的共產黨員和社會黨員。要他們能夠對抗右派社會民主黨那些老奸巨滑而富於分裂工人階級的經驗的。治流氓，有時是很困難的。關於社會民主黨的那些政治老流氓，我們指出謝維林 (Severing)、羅伯 (Lobe)、左季柏 (Zornigebel) 和許馬舍。他們的新政治流氓也是一丘之貉。如史瓦林斯基 (Kurt Swolinski) 是一個來歷不清潔的商店老板，在納粹時代犧牲了他的猶太夥伴而發了大財；又如羅文達 (Lorenz)，最近被暴露出是格死打補的頭目而被逮捕了。

政治的鬥爭不限於選舉方面，而且在生活問題方面。許多公司如西門子，A.E.G.，樓威 (Loewe) 等都能够把柏林維持他們的經濟地位。這些商號仍然是納粹人物做理事——邊克特 (Baker) 和韋蘇本 (Von Witzleben) 在西門子，柯恩 (Kohn) 和施本拉 (Spenrath) 在 A.E.G.。納粹軍備委員會委員布舍爾 (Bucher) 從柏林逃往漢堡之後，依然通過他的柏林代表而操縱 A.E.G. 的業務。

社會統一黨堅決要求剷除這些納粹份子和戰爭罪犯，並轉移他們的工廠的所有權。然而社會民主黨對這件事情却默不作聲。他們要顧着工人貴族中有勢力的集團的利益，顧着那望不願得罪資方的人們的利益。

社會民主黨的分裂策略正在給右翼政黨如基督教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所利用，這些政黨正在增強他們的地位而且擴張他們的活動。他們公開反對沒收戰爭罪犯的財產，主張保留大托辣斯和獨佔資本。基督教民主黨贊成德國為聯邦國家。這個黨的巴威

國是外長會議的參加者。其餘的各國也都要求遣派代表直接參與和約的制成。

法國的第一項要求是：薩爾區在政治上仍可屬於德國，但它的關稅和幣制必須和法國聯繫起來，構成法國經濟體系的一部份。他們所謂薩爾區並不是指一九一九——一九三五年間的薩爾區，最近法國公佈，新薩爾區的管轄範圍應該包括薩爾堡 (Saarbrück) 和瓦登 (Wadern) 在內。擴展到沿摩塞爾河 (Moselle) 的薩爾邊境地方。這塊地方可能成爲一個法國保護下的自治區——跟南斯拉夫對阿爾巴尼亞的關係一樣——最高的行政委員是法國人，護照的格式是特殊的，但居民有權選舉地方政府的官員。

其次，法國希望德國採取聯邦制政體。萊茵區分割成幾個州，由法軍或國際聯軍永遠加以軍事佔領。他們是否會提議魯爾區完全國際化，目前還沒有確定。大概他們主張魯爾區要有國際的統治機構，佔領軍和特殊的公民資格。亞爾薩斯和勞倫的疆界，法國也要求有若干小修改。英國外相貝文在去年十月廿二日對衆議院的演講中，對法國這些要求會有坦率的表示：「如果法國答應對賠款的差額作必要的調整，同時如實勘定這一區域的邊界，我們準備接受法國對薩爾區的要求……至於他們對萊茵區和魯爾區的要求，我們礙難同意。」

比利時於去年十一月四日向外長會議提出過一個備忘錄，她只要求讓特佐依 (Mont Joie) 周圍的一小塊地方，這樣就可使從由坪 (Eupen) 至聖維夫 (St. Vith) 的鐵路全部歸屬於比利時。在經濟方面，德國的賠款自然少不得他一份。此外，她更希望享受開發德國西部的森林、礦產、水力和其他自然資源的特權。

盧森堡要求六萬萬元的賠款。她要把薩爾沿薩爾河 (Our) 和萊茵河 (Oder) 擴展到一公里至五公里的深度。在南面，她要求將得洛薩爾 (Dolores) 東岸那一邊的德國鐵路地區，這一地帶在一八一五年以前原屬於薩爾堡，約有二萬居民，但法國却認爲這應該是薩爾區的一部份。任何關於魯爾問題的決定都是引人注意的，因爲魯爾的煤是鋼鐵工業的基礎，薩爾堡的經濟有三份之二依靠着它。

十一月五日，荷蘭政府把他們的領土要求和經濟要求開列出一張詳細的清單。他們要求將大牙交錯的荷德邊界修改成一條直線，這樣將使荷蘭增加了一七五〇方公里的土地，十一萬九千九百人口。邊界縮短了一百八十五公里。同時獲得了有價值的班萊特 (Bentheim) 油田和文雅 (Venlo) 以南的煤礦。其次，北端埃姆斯 (Ems) 河口的勘界，引起一個頗有趣味的問題。荷蘭要求重佔多爾特 (Dollart) 河，並想改變埃姆斯運河的水道。如果她這樣做，就必須佔有埃姆斯的東岸和波爾塔島，只留給德國一個孤零零的埃姆敦城 (Emden)。倘若荷蘭的計劃實現，這個海港將完全放

利亞省領袖常到柏林來，他們都具分離主義者和聯邦主義者。這個黨要求重訂德國的東部疆界。從該黨領袖人物施萊伯 (Seif-Feiler, 前貿易部長) 的演說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政黨所代表的集團是從那裏得到鼓勵的。

在邱吉爾發表蘇聯世世的演說後，施萊伯在選舉會議中這樣說：「我們歡迎邱吉爾的演說。如果歐洲能早日停戰，這次戰爭就會變成另外一種意義。」

在柏林西部，除開這些公開活動的右派政黨之外，反動份子還在努力建立地下組織。例如，蘇聯佔領當局所曾經暴露出來的德國市民黨 (German Bürger Party) 便是其中之一。在軍佔領區中，一個叫做「自由保守民主帝國黨」 (Free Conservative-Democratic Imperial Party) 的地下組織最近給暴露出來了。這個黨由基督教民主黨和前 Stahlhelm 領袖貝特 (Ritter) 和德屬西南非總督之子劉特文 (Lentwein) 所領導。該黨的政綱中有「保留普魯士，恢復德國原來的官吏，無條件保護私人財產」各項，這就明白地說明了這個黨的性質。這個黨收集了以前許多小納粹黨徒來做黨員，得到美軍司令奇丁 (Koenig) 將軍的庇護。奇丁將軍曾允諾設法讓他們公開活動。

在教會方面，反動派也日益活動了。柏林市郊斯達根教堂最

近發行了許多歌集，其中有希拉哈 (Schlach) 和其他法西斯音樂家的歌曲，例如：

「我們為德意志而戰；

我們為復仇而戰！

這一事實顯示着德國 (包括柏林) 的反動份子正在一天天地活動起來了。

在柏林選舉之前夕，社會民主黨，基督教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來一次聯合行動——把標語貼上去。反動黨派的利害是如何一致啊！柏林選舉的結果顯示德國的民主改革距成功之日還是很遠的。在民主化的工作產生成果之前，在德國人民中健全純潔的力量是存在着的。我們會見到很多次。

最近公佈沙赫特、巴本和佛里采獲釋後而許多其他重要罪犯獲從輕判刑的時候，人民便自動地爆發出極大的憤怒。工廠裏開了許多大會來抗議這件事。第二天，社會統一黨的黨部接到了柏林各區人民寄來的一百個以上的建議案，主張抗議盟國對納粹的寬大。十月三日，二十五萬市民罷工十分鐘以表示對這次寬大的抗議。街上貼着標語：「殺掉那二十二個傢伙！」德國其他城市也紛紛起來響應柏林了。

(秋補譯自新時代雜誌)

在她的控制之下，因此，必須附有保證它防禦安全的條件。

關於荷蘭的要求，艾德禮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那時他還是英國國會議員)對衆議院有所表示：「荷蘭在抗德戰爭中所遭受的蹂躪摧殘，是舉世震驚的。我可以說，荷蘭政府對於德國的合理領土要求是應該得到強有力的支持的。」

波蘭主要要求以波茨坦會議規定的疆界為永久的疆界——由蘇德底斯 (Sudetes) 山脈沿著奧得河、奈些河直達波羅的海。在北端，它劃入了奧得河西岸一小塊土地(包括造船業中心斯德丁)。波蘭一方面劃給蘇聯七萬平方英哩的領土，另一方面却自德國取得四萬平方英哩作補償，這使她一共擁有一百二十萬平方英哩的土地。在戰前，根據德國的統計，但澤和其他在爭執中的地區的人口總數約為八、五〇〇、〇〇〇，其中至少有五〇〇、〇〇〇為波蘭血統。波蘭最近將三百萬人口(大部份來自這線以東)移來填補德國人撤出後留下的空額。

波蘭認定西方的新疆界應該是最後的疆界。但貝爾納斯在斯圖特加特演說中曾坦率表示美國不能同意。莫洛托夫却公開宣稱：波蘭的新疆界只等在和會中「正式承認」，這一聲明已得到史大林的認可。法國是會支持波蘭的。貝文在十月廿二日的演說中表明了英國的態度：這些地區，暫時可以給波蘭統治，但她必須履行波茨坦協定中的其他部份。

捷克只希望保持現有的疆界——沿著蘇德丹山脈的稜線，在某幾處地方擴到那一邊的山麓，最深的一點約達十英哩，這主要是由於戰前上的原因。其中有三處地方，格勒特高(格勒特高)，里志波爾和律勃爾斯是波蘭最近從德國手裏奪去的，捷克却希望得到它們。這一問題，捷克、波蘭兩國打算自己就地解決。此外，捷克還想自由使用德國的易北河、多瑙河和漢堡港。

丹麥沒有領土要求，她却注意到南斯悉雷斯克少數居民的權利。在最近的一個通牒中，她要求那裏一萬五千名丹麥居民的文化自由和政治自由，東來的德國難民迅速遣送回國，荷蘭斯坦因和斯悉雷斯克在行政上的劃分。她明白地申述，暫時還不想提出什麼公民投票，修正疆界和少數居民交換。但，等將來一切都改進得更如意以後，如果南斯悉雷斯克和居民要求一個公民投票，這是應該被允許的。

所有這些國家的領土要求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它們並不表現着過去那一套盲目的排外主義者和併吞主義者的企圖。在某幾國的文告的結論中，聲明它們的政府基本上是反對併吞別國的領土的。但，他們一致聲明：根據過去的經驗，決不能信任德國會因戰勝國採取任何方式的寬大處置而悔禍，除非在被損害的國家的控制和執行下，迫她獻出實際的資產。

(譯自一月十日倫敦泰晤士報)



成功湖人剪影

漫漫八個星期的聯合國大會，不論是福拉與草場上的全體會議，成功湖畔緊張忙迫的各別委員會，在一個新聞記者看來，可說是很像一場精彩的戲搬上了舞台。正如「論壇報」的特派記者懷納所說，他好像看見世界大名的主角們串演了一齣大戲！比這些年來紐約一家名班子喧嘩一時的所謂「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戲要哄動得多了。但是，這裏面雖然有噱頭，有角技，有賣藝，却也有失望的時候。但總之，當代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大明星多參加了拍演，他們的演出將表示人類生活一個大轉變，應該是無疑的吧。

第一屆大會第二次會議的主席，比利時外交部長史柏克，是個肥胖不堪的角色，就像是這次演出的廣告主任。他做這主席無異於一隻滿載的貨船，要穿過危險的暗流，在偉大的初航中到達和平的彼岸。有些人們看來，這位史柏克，生有點像邱吉爾。同樣地，人們也覺得莫洛托夫像過去的維斯福。但這種所謂「樣子很像」是沒有多大意思的。史柏克的才能根本就並不同於邱吉爾。史柏克固然也是一個易於激動的人，但他的激動不類於那些

逢人打鬥的莽漢。他只是激動着要使人們透過由於他們以前的頑固而造成了的黑暗，來瞻望前途上的光明。莫洛托夫和羅斯福之間也有區別，羅斯福是個熱烘烘的美國總統，整天為白宮裏的事情繁忙。莫洛托夫倒是不很熱情騰溢的，似乎也

不現出非常憔悴的樣子。他踏着沉重的脚步，頗像一個堅毅的工人穿着工裝到街上去。他的說話慢條斯理的講出來，有時還帶點口吃。他偶爾也笑，但這笑與其說是歡喜或開心，倒不如說屬於諷刺或容忍的居多。他顯然地是出來帶點穀子回家去的，人們也會覺得，在他漫長而艱苦的生涯中，他曾經用過多少心思要趕一條豬回去。

聯合國大會這齣戲進行的時候，一個少年明星突然地登場。那是英國檢察長哈里·蘇格羅斯爵士，英國撤回納爾巴克（一個遲緩然而沉着的人物）之後，哈里一直領導着英國代表團，除掉兩個短暫的期間由貝文自己出席之外。貝文的兩次出席，一次是參加安全理事會討論聯合裁軍和集體安全，另一次是跟莫洛托夫貝爾納斯一道出席全體會議，申述英法對裁軍問題的意見。哈里有着一幅年輕而俊秀的外貌

，他那日以繼夜的在大會中和在各別委員會上表現出的精神和能力，是令人覺得他還可以担負更大的重任的，在未來歷史中可能成就一個偉大的角色。

裁軍的一幕完場之前——裁軍一場也就這聯合國這次上演最傑出的一場，哈里爵士變得魔鬼一般的活潑能幹。他毫不費力氣便把一個解決方案提了出來，好像從他口袋裏掏出他那紅手帕一般容易。用一個令人興奮的比喻就如他所說的，全世界都相信於他已經創造了一個歷史的偶然。一個人擦亮了眼睛就不難明白：世上固然有些事情「偶然」可以成功，但如果是「一個鋼橋大舉學士像一個年輕的唐吉珂德般站在聯合國大會發言席上，裁軍就不如他說得那麼輕而易舉了。果然一到第二天，哈里的方案就宣告了嗚呼哀哉，這當然不是他前所料及的

以實現似的。但可惜得很，史柏克，莫洛托夫，中國的顧維鈞和法國的巴樂第却都以爲，哈里的禮物包最好還是送到棧房去，再仔細檢查一遍再說。康納利維辛斯基和別的一些人並且在這紙包上貼了「未經原子能委員會通過，切勿開封」，「切勿亂拿」的字條。但哈里的靈勁總算替裁軍這幕戲圓了場，並且使史柏克得以作出折衷的建議——將原子彈和駐軍問題從哈里的「聖誕禮物」中刪去的折衷建議，終於在幾天後獲得一致通過了。

康納利，這位美代表團的首領，在聯合國大會上是以一個喜劇演員的姿態出現的。他滔滔不絕的雄辯，就像是在美國的什麼政治集會或參議院的辯論席上發言一般。他身穿一件黑色外套，（過去的美國政治家頂愛這樣打扮，）一面慷慨激昂的講着，一面兩條長長的手臂就像打禾一般的揮舞起來，令到別些代表們都感到有趣而發笑。但康納利在反對過分使用否決權或替美國駐外軍隊辯護時，還是那麼滔滔不絕，面色疾言，慷慨激昂，不知休止。

大會的另一個要角是蘇聯政策執行人——維辛斯基。莫洛托夫總是當蘇聯要堅持某一項問題時才出席，平常的會議由維辛斯基代表發言。但顯然的，大會上對蘇聯懷有

成見的大不乏人，因此維辛斯基就必須進行耐心的解釋，甚至有時要予惡意打擊的人以還擊，他有時說得滿面通紅，翻譯的人也累了，還是不能贏得一個決議案。通常，維辛斯基為一個議案激辯之後，隔一兩日莫洛托夫就到大會上來，很委婉地說明蘇聯並不是一定非堅持維辛斯基所主張的全部不可的。

大會上常常談到佛朗哥這個人物，這是誰也不懷好感的人，但也沒有幾個人肯根據輿論或法律強迫他下台。有些人以為佛朗哥只是西班牙內部問題。但另一些人認為，聯合國裏的五十個國家，大多數是共同對法西斯主義作戰過來的，繼



貝爾納斯去職裏因

早在去年十二月

貝爾納斯就受着國務院內外交相的責難，認為貝爾納斯的國務院和外交機構，是不足以肩負「美國領導世界」的重任的。據說貝氏的密友和僚屬都會極力勸他從速改組國務院，以致衍內外的指責，可惜時間已不容貝爾納斯從容改組，待到聲威喧嘩的馬歇爾從中國東裝待返時，不符衆望的貝爾納斯便被決定非拋掉不可了。國務院內的官吏，對貝爾納斯

續致力於摧毀伊比利亞半島上的法西斯餘孽，防止新近才清潔了的好些地區不再給佛朗哥傳染上法西斯毒菌，乃是義不容辭的事。但也有人懷疑：一旦佛朗哥倒台之後，西班牙的幕後會不會有一羣陰影浮起來呢？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幾個人物之外，成功湖畔的舞臺還有不少的明星，他們各各担着一定的角色，各有一套臉譜和演技，在情緒緊張的觀衆面前，用每一盎司氣力去唸台詞和認真表演；作為一個觀衆，對於這些政治舞臺上的人物，我們總不會感覺到過於陌生吧。

(土根輯譯)

的批評，比外間更不留情面，這些批評，就是：

(一)貝爾納斯很少時候在華盛頓主持國務院，又不曾建立一個有力的機構或授予足夠的權力讓助手們主持國務院。自接任國務卿以來，爲時已一年有半，統計貝爾納斯外出的時候多，留在華府的時候少。他固然有兩位助手——副國務卿阿契遜和助理國務卿克萊頓，但這兩個人並非事事勝任，無論處理國務院內部或國務院與別的部門之

間的事情，阿契遜和克萊頓顯然都不能配合美國外交政策的新要求。

(二)遭受最嚴厲的抨擊的，還是國務院缺乏長遠的政策。無論國務院內部，抑國務院與別的有關外交的部門諸如陸軍部海軍部財政部之間，都沒有長遠的政策可以依據。雖然有一個所謂「國務卿陸長海長聯席會議」經常開會，但由於貝爾納斯大部份時間不在華盛頓，這個會議便只能交由助手們進行，會議上通常要碰到一些急待解決的問題，助手們因爲沒有基於美國利益而訂的長期打算的政策可資遵循，也就不去作詳盡的分析和原則上的商榷，只是草草解決了事。

因此，曾經有人獻議給貝爾納斯，他應該做「參眾兩院聯合參謀部」那樣，也設立一個「總參謀處」，「兩院聯合參謀部」是經常擬訂美國國防上的長遠政策的，國務院的「總參謀處」則應該訂出外交範圍內的長期計劃來。

(三)批評貝氏的人指出，在貝爾納斯不健全的行政系統之下，置身國務院外面的人，也就只能各自行事，對外交政策作出自出心裁的種種不同的解釋。譬如海軍總司令哈爾西(Halsey)上將就自行宣佈說，美國的艦隊「高興去那兒便去那兒。」更甚的是，密瑟士密夫大使(

駐阿根廷)還見諸文字的地，把一己之見當作美國外交政策去和阿根廷交涉。而巴魯支在聯合國處理原子能問題時採取的政策，實際上國務院也是不加控制的。

問題並不在於巴魯支有什麼關懷自用，他倒是極力要遵循國務院的意見並且在總統和國務卿之前又得到信任的人。但一般觀察家認爲，像原子能這樣一個重要的題目，實在不應該不掌握在國務院手上，因爲這是一個武器，應該憑藉它來擬訂美國的外交政策。

此外還有好一些批評，例如國務院與白宮之間的缺乏密切聯系，特別表現在巴力斯坦問題上，令得無論贊成或反對官方巴力斯坦政策的人都擡頭。和國會聯系的機構也日趨惡化，多數觀察家都認爲這是極其危險的，特別那些就將擡佔國會中優勢的多數共和黨議員，尤其覺得如此。

有人問：美國派在聯合國的代表到底勝任不勝任呢？如果確如貝爾納斯所說過的，聯合國是美國外交政策活動的中心，那麼，國務院是不是應該更鄭重其事一些，派一個助理國務卿去担任這重大的職務呢？如果助理國務卿最重要的職務是担任處理「歐洲，遠東，近東，和非洲事務」，爲什麼最近幾個月又可以空着不去處理呢？

貝爾納斯會對人說，對於阿根廷問題，他是經常保持着接觸的，但拉丁美洲事務助理國務卿巴拉登（Braden）却一直沒有機會和他詳細商談，直到希瑟士密夫大使回國了，在沉重氣壓之下，巴拉登才



美國科學家和政治

幾年以前，在美國，不僅自然科學家和政治很少關連，就是社會科學家也常常躲在象牙塔里下工夫，對政治不大感到興趣。

今天的情形就完全兩樣了。在戰爭中，大批物理學家被政府徵募來從事於新武器的研究，其中最大的成就自然是原子彈。當第一顆原子彈發明出來以後，立刻就有一大羣科學家聯名向總統請願，要求不要將原子彈直接加諸日本人民的身上，不如選擇一塊杳無人跡的中立國沙漠地帶來舉行試驗，邀請日本的科學家來參觀。總統拒絕了他們的請求。他們自然而然的考慮到，他們這一輩子的努力，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以至軍事上會產生了怎樣的後果。他們只好成立了一個原子科學家協會，總部設在華盛頓，希望通過這個組織去影響美國在聯合國原子能管制委員會中的態度。他們最主要的目標就是爭取美

走去紐約找着貝爾納斯談了一回。在遭交相指責的局面之下，即使貝爾納斯還能夠安於其位，另一個不符衆望的白宮主人——杜魯門，也不能不考慮請他下台了。
（紫雲輯譯）

國的原子能委員會不至操縱在華人的手里。他們對軍部展開了一場艱苦的鬥爭，聲稱那些「鐵鋼盔的傢伙」不懂得他們的科學問題，阻撓了他們的工作效率，無論把原子能應用在軍事上，工業上，或醫學上，都弄得無一是處。

然而，他們的鬥爭只獲得了局部的勝利，五個委員當中，只有一個是貨真價實的科學家——康納爾大學物理教授羅士·巴察爾博士，一個是海軍少將，另外三個是文職人員。
說起來真令人痛心，科學家的局部勝利並無補於大局。在今年的預算中，美國陸軍的科學研究費達七千萬磅，海軍的達一千一百萬磅，他們建立了四個中心實驗室，和九間大學合作，集中一切人力物力來從事於殺人利器的發明和改進。但，真正造福於人類社會的「純科學」研究費却是微乎其微的，即使

在大戰前的一九三八年，全年的經費也不過是一千萬磅，而且來源幾乎全部出自民間的廠家。
關於發明專利權的問題。也引起了許多具有政治頭腦的科學家的不滿。他們認為海陸軍當局批准了太多的發明專利權，只便利少數人的壟斷，却損害了廣大人民的利益。
就是站在「為科學而科學」的

觀點上，科學家們對於軍事當局控制科學研究的事實也堅決反對。因為許多極重要的科學成果都是從漢不相干甚至漫無目標（僅僅為了滿足科學家的好奇心）的研究中得來的。但，那些功利主義的軍事領袖們，是否會認識到自由研究的重要性，而任由科學家們隨意去從事於「並無實用」的玩意兒呢？
（布利威作·洛譯）

編者的話 因為舊曆新年印工休息前後達一星期，我們循印刷廠和經售書店方面的要求，出了一次合刊。這裏我們要向讀者致歉。

莫斯科外長會議將於下月中旬舉行，為要檢討一下會議舉行以前的國際情勢和展望將來可能的成就，我們特地邀請幾位對國際問題研究有素的朋友舉行了一次座談，而把紀錄全文在這一期發表。這次談話的範圍涉及一般國際形勢發展趨向，特別是關於英美矛盾和英蘇關係，有許多精闢的見解，這是值得我們重視的。這同外長會議主要的議題是對德和約，歐陸各國對德國的要求是怎麼樣的，想為讀者所欲明瞭，故將倫敦泰晤士報的一篇文章譯載本刊，此外並有一篇報導德國現況的通訊，也可供我們參攷。

在英國，隨着國內危機的深刻化，貝文的外交政策連續受到各方面的交相責難，今後工黨政府的動定，不但關係着英國人民的福禍，而且影響着整個國際關係的演變。這一期我們選譯了幾篇關於英國政治動向和內幕的文章。其中英國著名政論家杜德和美國進步派領袖萊士的兩篇論文，似乎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舉世經濟學家包括英美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在內，一致認為經濟恐慌即將到臨金元帝國，對於資本主義世界，這乃是無可救藥的事。這個因素不但影響着今後的美國政策而且影響着全歐的國際關係。這點座中已有談到，卓萊先生和益智先生的文章，更進一步提出充分的論證，指明經濟恐慌的根源所在。

一月十九日的波蘭大選，是歐洲新民主主義的一大勝利。空了先生的文章及時給我們作了詳細的分析，使我們對波蘭現況有了明確的瞭解

智源書局新書

社會科學基礎講座

沈志遠 著

定價港幣四元半

讀此一卷，勝讀他書十卷！

本書以簡明流暢的文字，用最新的方法，把社會科學的各個部門，一一分別作簡單扼要的講解，使一般讀者看了這本書後，對於社會科學的各個部門，得到一個概括完整的認識。內容分社會科學底哲學基礎，社會學，社會史，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問題，意識形態論等各講，深入淺出，舉例特多，理論與實踐打成一片，作為失學青年自學之用，既極合適，作為學校正式課本，尤為適用。有志學習社會科學之青年，不可不人手一編。

人的希望

馬司文森 著
定價港幣四元

這是一部以香港為背景之長篇小說，寫一個青年藝術家的戀愛失戀，以及與惡劣環境苦鬥而終於獲得成功的經過。

雨季

司馬文森 著
定價港幣八元

本書為一極有價值之長篇小說，女主角是中國新生了的一「娜拉」，刊行以來極為暢銷，現已是第三版發售。

新音樂入門

吳一立 著
定價四元二角

作者完全以嶄新方法寫成，愛好音樂者可因此習於最短期內得其門而入。增進音樂的技巧，享受音樂的效果。

新書預告

中國經濟講話	千家駒 著
大眾政治學	吳志 著
英文商業書信	陳建功 著
初學英文法	陳建功 著
學習故事	華新 著

外版

造物者貝多汶	華夏編譯
誰之罪	華夏編譯
安姆卡列尼姆	華夏編譯
甲申記	華夏編譯